



壑專堂集 傳

武水錢繼登龍門者

太僕卿李忠毅公暨配錢淑人合傳

藏書

漢陽彭澤縣志

天啓丙寅間有名御史曰李公仲達以直節忤璫
死海內聞而悲慕之由丙寅至今二十年間雖時
代湮換而屈指人物者必曰仲達李公公以崇禎
元年卹贈太僕寺正卿予祭葬恩蔭賜諡忠毅謹
為忠毅公傳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其始祖
世居江陰之赤岸里六傳至見復先生實為公父

飭躬敦誼有古君子風公生而穎異爲童子課義於先進中所儀刑者惟趙儕鶴孫淇澳兩先生每讀書遇古今忠孝節烈事擊節嘆賞津津神往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釋褐在長安鍵戶讀書蕭然自遠銓授江西南康府推官在任決冤獄蠲重稅修白鹿書院講學課士官署所須取給于家不染一塵案牘之暇構招五閣以望匡山五老峰拄笏吟咏有家人若問官衙事一片匡雲落几前之旬政聲流聞壬戌召入授福建道御史給假還里

旋以假滿入都時熹廟冲年踐祚諸正人相汲引環列在位而處堂怡怡厝火養癰識者有憂色公上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疏海內避之纔半載章凡十五上一一攻砭膏肓推見至隱時事補救雖多而內外羣奸側目切齒者極矣時逆璫魏忠賢居奧用事外廷諸奸魏廣微崔呈秀輩潛通鼻息虎視眈眈在廷諸人嘿未敢先發公一日退朝投袂憤咤曰夫攻疾先去根刺虎先入穴今主上冲齡不明習政事柄落權豎宮府煽結張罟

操刀業已見端毒流縉紳禍延宗社天下之患有
大於此者乎立奮筆摘璫之罪狀顯著者臚爲十
六款削草授之友人駭曰此疏上禍且不測將奈
何公慨然曰君輩相爲惜一死耳旣爲言官豈計
生死之日哉友人尼之不得約其伯兄鴻臚公共
尼之公聲色愈厲轉展間而大洪楊公二十四大
罪之疏上矣公聞之曰徼靈於天使楊公之言得
行言亦何必自我出哉迨楊疏下璫盤踞如故公
隨上罪璫巧於護身明主不宜分過一疏畧曰昨

臣堂官楊漣疏叅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
忠賢甚於畏皇上故揺手相戒不敢言漣獨冒死
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斷立加斥逐以正其
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宜束手待罪以謝天下忠
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肯先下羽翼廣佈繆
曰孤忠恣睢無忌繆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乎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
欲辯也干真萬真無可辯也亦干罪萬罪不勝辯

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爲之辯乎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於王振劉瑾者也忠賢不去則皇上下不安竊恐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海內忠臣義士請尙方之劔者哉雖然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清史難欺彼不欲爲劉倬謝遷者并不能爲李東陽當與焦芳同傳耳語攻忠賢并刺南樂相而相與璫益嚙指噤齟思有以剗刃於公矣會

都諫魏公大中與諸公交章擊南樂公上疏繼之曰大學士魏廣微當頒曆之辰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廣微宜杜門省愆引咎不暇而乃因諸臣之言悻悻猖狂若撫劔疾視恫喝諸臣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奈何比之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

張皇若十手十日之暴其隱也伏乞戒諭廣微繹
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庶可以對聖明云云奉嚴
旨奪俸方是時璫勢張甚誅鋤善類無虛日公知
時事難爲遂請告歸中途聞削奪之命怡然不驚
抵家築落落齋杜門絕跡而楊左魏諸公君子之
難作旋卒於詔獄公爲詩哭之亦自知終不免絕
不以介懷也丙寅三月聞逮卽日襍被就道士民
親友皆爲慟哭而公意氣閒逸自如絕口不及家
事一子一女俱不令見在道與二三親友酌酒賦

詩如平日積有詩章曰授命草入都下詔獄榜掠
備至輦下諸君子雖悉力營救而璫恨入骨不可
解矯旨坐贓五日一嚴比必欲甘心之公自知必
死爲絕命詩云十年未敢負君恩一片丹心許獨
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絲絲循省
業因微假息餘魂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
合掌著緇衣至閏六月初三日繆公昌期周公宗
建周公順昌黃公尊素璫俱授意獄卒先已斃獄
是日獄卒引公赴暗室公呼同繫一商陳姓者曰

今日與子長別矣因大笑而去尋遇害嗚呼人之
不少自挺立於天地間皆因生死之關不破耳一
念偶繫夸者積惡滔天靡者喪節掃地卽間有豪
舉觸禍者其於刀鋸鼎鑊之在前猶風雨寒暑之
中於肌膚無可奈何而受之耳若忠節魏公之其
如啖飴忠毅李公之淡如嚼蠟未易一二言也魏
公久窮晚達攻苦勦破故骨力堅李公英年夙穎
根器閒淡故見解脫骨力堅故握拳透爪一往怒
張見解脫故撒手臨崖付之談笑忠臣義士於生

死之間參悟頓漸不同其以出世之心爲持世之
用則一也燈火清熒滿堂明月之夜豈若盧都官
獄境界哉直以爲靈山之會可矣錢淑人家世爲
常熟名族少而歸公操作佐貧及隨公司李暨爲
御史寒素自將名節相砥凡公之得一意抗直無
內顧憂皆淑人力也中遭變故覆巢飄颻茹荼萬
狀撫孤事親備極辛劬幸烈皇登極褒忠卹死
以前孺人封晉封淑人始得伸眉一笑未幾而遭
甲申乙酉之變淑人追感前事又痛念國恩終日

拊膺呼天疾革而沒無忝爲忠毅公之配矣是爲忠毅公錢淑人合傳

外史龍門曰甚矣人不可以貌取也始余與忠毅公同年同宦江右庀然弱植骨見衣間及其臨大節當大難三軍無以奪其勇也孟子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閣學塞菴公家傳

歲在壬辰閣學塞菴公歿於里於時漢臘之更八年矣天不憖遺耆碩齋志海內傷之嗣子棻長孫

燾將徧求鴻鉅之章爲公千秋不朽者而以家傳屬之不佞曰君爲宗盟之長且素與先人同志蚤同讀書同舉於鄉同中春官第同出華亭相君之門仕同朝隱同野中更變故遜荒竄跡風雨晦明無不同者凡先人生平遺事有孤等幼不及知與他人疎遠不能知者君宜悉知之其爲我採輯見聞藏之宗祏余惟史家立傳之義貴於顯微闡幽公之科名爵位與夫立朝居鄉大節炳如日月麗天尙何幽微之待於揚闡者然年來家庭促膝間

竊知公有茹荼獨苦之志未明以告人也葵藿莫效則裴相忍事之心未灰黍離堪傷則荀彘考終之目猶視若冥默不宜後世誰當知之者爰泚筆綴簡而爲之傳公諱士升字抑之號御冷晚號寒菴曾祖伯峰公爲汝寧郡丞有政績余祖後峰公其弟也再傳爲贈光祿大夫忠所公舉丈夫子二長卽公次爲中丞公士晉公生具奇穎占對機敏器局清凝先中憲明吾公深異之有公輔之目十
四出應童子試邑令信菴蔡公奇之拔第一補博

士弟子員丁酉試選貢學使者茂苑伍公讀其卷奇之拔第一及廷試曙谷吳公閱其牘大奇之復拔第一時公文譽翔四方薦紳名流爭延致以訓其子弟而公不屑也獨與梁谿顧端文高忠憲諸公游耽心義理性命之學橫經談道稱大儒矣顧數奇不售時中丞已早貴公恬然無競心會贈公得危疾搏額禱天請以身代手寫法華經爲親祈年贈公病良已旋復作百方療治無効公哀毀不欲生宗黨嘆其純孝時年已踰壯矣志氣不少衰

每丙夜與余讀書清鑒堂燈下竊窺之則皆古今名賢經濟諸編與濂閩諸賢及王文成薛文清諸公語錄卽已服其抱膝之志矣乙卯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廷試擢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拜官後卽謝絕俗緣却羶遠熱惟日靜對經史研討先朝故實叩其扉閭如也人莫得窺其際已未分校禮闈所得皆時彥後爲名公卿旋乞假歸養陸太君甲子升左中允不赴築小園郭外號遁谿蕭然匿跡自遠時楊忠烈高忠憲魏忠節諸公

森列要地正氣昌言蠡發霓吐人或謂公此元祐時耶司馬公奈何畱連洛社公笑而不應會持太君服杜門里居未幾璫禍大作朝野諸清流相繼罹鉗網流毒徧天下而公卷懷獨蚤超然得全及營護魏忠節趙太宰及萬公元白追贓事破產相助且呼籲於同人不遺餘力烈皇帝改元起少詹事掌南院時華亭蒲州兩相方秉鈞軸招公北公遜謝畱務清簡心所樂也已已轉正詹事實錄副總裁遲遲未赴未幾逆黨修郟華亭相構飛語

激聖怒起大獄蔓引株連銀璫四出公雖義切師友周旋左右之甚至而驚波不能濺凡公靜退冲恬先幾遠害多此類也辛未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旋攝尙書篆因祭告陵寢之役往返濠泗上疏披陳迺亡流冗之狀甚悉又上實陳職掌一疏清釐貢監穢雜咸奉俞旨允行時公雖遠跡陪京而敷奏詳明實職修舉上已心識之矣癸酉枚卜吏部以公名上 烈皇帝慎簡閣員金甌之卜艱於當璧一見公名卽點用蓋特簡也再辭不允以甲戌

春入閣辦事公感激特知於恭陳謝悃疏中入告臣以畱署疎踪蒙恩拔擢非常知遇得之若驚敢不砥節矢公圖報萬一卽今入直之初正臣致身之始謹以生平所盟心者披瀝於君父之前臣誦法孔子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凜凜於患得患失之戒及讀古名臣傳如丙吉魏相諸葛亮陸贄呂蒙正李沆諸臣行事心竊敬慕之今聖明在上師濟在朝臣所持以仰佐廟謨對揚休命惟此朴心耳但知事理有是非不知有親疎愛憎但

知人材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必大法而後小廉必知人而後安民必足食而後足兵必內寧而後外攘事有綱提體無屑瑟此臣願隨諸臣後竭力講求不敢不勉者也若乃借法以行私市權以納賄媚賢而醜正比匪而黨邪營窟以樹援容悅以希寵此孔子所戒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臣矢不敢出也疏入上爲色動朝論躉之方是時 烈皇帝英武類世廟太阿纖悉自操政地稟擬射覆句字間惟恐不得當先此首席以貪汰敗烏程代之

以曲謹結主知而城寓阻深喜爲苛刻其同爲次者力旣不能得之于上則稍示礮異美言市下以塞衆意而已公樸誠直已每事務持正體保元氣期調鼎烹以消水火之鬪一切擊排取快勿爲也每直稟擬從容裁答動中機宜如袁繼成糾叅內侍辭不赴職而鼓勵前往張燹憲總理戶工請停專遣責成撫按與夫停事例息鼓鑄嚴贓吏之誅開通倉舊河之路皆有關治理之大者祖陵告變面商寬恤條議公揭請爲罪廢諸臣開一面會躁

聖學堂集 卷之四
人奉行不善事中寢而公之苦心天下諒之至如
密勿中陰護善類如孫文介慎行之予謚董宗伯
其昌之進階鄭司徒三俊之溫旨諭畱劉京兆宗
周之敦趨就道皆施功冥冥幹旋斗杓曾不向人
言也會長洲宣麻物望咸屬外廷方以決去首揆
爲快而首亦盛氣臨之長洲正人也而城府洞達
矢未發而機先洩毒益不可遏公雖曲爲調護莫
解也時余方里居貽書於公當嚴別君子小人而
以保全善類爲托公答書深嘆爲至言而末云近

日閣僚與舊工垣大相水火同日而香山吳門兩
相俱逐任處此千難萬難無可告語峯陽之禍且
有迅雷莫掩之勢今惟急辦抽身一著而已此公
當年一片嘔血苦心他人所不知也時公浩然決
歸志而時事益苛急首揆意亦漸相疑忌爰上四
箴一疏曰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
政其言深中時病上意殊不合報聞而已不數日
而奸徒李璡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
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公怵然曰此亂本也擬

刑部提問上意不愜命改票公具疏痛駁之謂巨
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
天下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
此法行驅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邪說雖殄
而聖意艷然遂拜疏請告歸台臣詹公爾選爲攀
檻廷諍天下莫不壯之歸而鍵戶灌園自山僧野
衲外不見一客自著書澆花賑荒贍族外不涉一
事胸次蕭灑顯晦俱忘惟以報國之志未展有寶
山空回之嘆甲申之變痛哭投地欲以身殉諸子

環守視之始祝髮爲頭陀於所建大悲閣傍構放
下菴終日喃喃禪誦其中梵行堅苦凡八年人或
謂公了當年達大師隔世因緣而不知其以雪菴
和尚自寓也壬辰年七十有八神觀堅凝偶示微
疾却藥勿御曰先帝召我矣疇昔之夜命索袍
笏趨命於天闕之間我死必殮以方外服嗣子茶
遵之成公志也公根器淡泊利衰塗割不縈於心
其居家恒焚香茹蔬爲常紛華盡屏門館肅如其
在政府不晉一階不乞一蔭登城叙賚瀝疏懇辭

性嗜讀書老而彌篤所爲詩文冲恬雅正不事雕鏤在南都刻皇明表忠記及高子遺書近思錄諸書晚年里居著莊詮及楞嚴解更研精周易搜討萃緝韋編三絕臨歿尙諄諄自語曰我死無憾惟易註未成甲申死事諸公志傳未完爲可恨耳絕不及家事昔人謂李文靖澹然無慾王沂公凝然不動公之冲泊靜深寵利不居聲色不露大率類之然文靖日奏四方水旱盜賊無少忤而公爲生民微漸之防一言去國沂公山陵之役談言微中

拔去大奸而公釜鬲扞格扼不得伸則人生遇合之有幸不幸也公有子二人長曰栻庚午浙江經魁次曰棟丁丑進士廣東僉憲俱蚤世公弟中丞士晉亦先公歿中丞次子孝廉棻今閣學定爲嗣子先此錢氏鼎貴聯翩如衆卉簇發人爭豔之閣學深抱盈滿之慮不數年而摧殘剝落如霜風隕籜幾與滄桑共盡閣學碩果僅存而今魯靈光復頽矣嗟乎運值劫灰榦枝同瘁追思伯峰公與先中憲從容保乂於嘉隆全盛之朝余與閣學中丞

鑣聯鼎峙于 神祖恭默之世豈可得乎是以編
次家乘而凄然有感于論世之際焉

襄公傳
兵部尙書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

公諱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少讀書攻苦以聖賢自
期深於道德性命之宗及經世之務無不洞曉弱
冠登賢書冠本房己未捷南宮又冠本房初選杭
州府司理饒機畧潛消海寇譁兵之變妖人殺害
長興令公設策撲滅之屢舉卓異特召入都權璫

怒其無饋遺僅主春官政尋晉江西學憲誓絕情
面進諸生講學共訂孔孟真傳轉嘉湖兵備訓戎
飭吏多殊績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在鎮兩月壁
壘改觀尋調寧前道再調濟南道泰安土城易潰
以碧霞宮香稅所得例捐辦磚甃矻然帶礪民賴
其保障焉尋晉本省廉憲陞河南右藩再陞山西
巡撫召對平臺講大學講屯田講察吏安民須先
自察上改容納之頒賜優渥入太原做陽明撫贛
故事設牌額二一曰願聞已過一曰求通民情又

建三立書院率紳衿以究德言功之真旨願其堂
曰吾亦欲正人心又立于城大社以激厲將士時
闖賊由秦窺晉京師震驚公奮身邊防賊衆不敢
窺渡而權相憊公不叙其功部曲稍爲解體公亦
勞苦成疾拜疏乞休復不得允壬午秋力疾詣河
見北抵河保南迄芮蒲二千五百餘里處處單虛
於是連章請禁旅請火器請豫東二鎮宣秦兩督
協防而政府齟之大呼不應賊遂肆志突渡水橋
而平陽不守矣公決計血戰有死城頭不若死沙

場之語乃以晉藩留護父老遮拔不克遂志而革
任聽勸之旨忽下衆請移鎮候代公曰事勢危急
吾雖五日京兆晉守封疆且遺書訣諸子曰我自
分必死學問至此名根命根一齊斬斷甲申二月
賊衆五十萬猝至公嬰城固守猶日以奇兵殺賊
無算秦外援斷絕風霾吼天自知不免密草遺疏
於衣帶間北面再拜授贊畫賈士璋之手遂至三
立祠中從容自盡神色無變材骨段可遺覓其屍
以殮之埋於五十三叅寺之東先是公里居時嘗

自題曰七十二峰漁叟五十三叅後身及子炳爓
扶輿歸葬於鄧尉山之靜業地實五十三叅之舊
刹基噫亦異矣哉當公備兵永都每與余手書在
復性命之學余嘗舉大慧祭文云阿誰無生阿誰
無死學道叅禪正要了此我今既了夫復何憾付
明眼人判此公案一則余曰看來人生學問盡頭
只要拚得一死而已公復書云學人進步尙有事
在未可謂拚死便了也然則公之慨然授命臨崖
撒手乃透悟絕頂直入彌勒天宮豈徒計無復之

倉惶引決爲殺賊之厲鬼哉公久未得卹禮臣顧
錫嘯昌言於朝贈兵部尙書謚忠襄建祠祀之

吏部尙書虞求徐公殉節傳畧

乙酉七月廿二日嘉郡城破郡人士紛紛出避時
舊冢宰虞求徐公家居人或謂公無地方責盍避
諸公曰吾雖去官歸里然受國厚恩將安避促避
者益急公毅然不從投繯以死或曰是時也公可
以無死余曰不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謂死未當于義者言也若死于義安有所謂兩

可哉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此晏子深心
詭辭耳冒崔杼之威枕尸而哭豈不以死自處哉
其不死也倖也獨不見宋史江文忠公萬里之事
乎文忠爲賈似道所逐隱于里元兵日逼鑿池芝
山下石曰止水及城破投池水死焉亦以放逐之
故相與城存亡公之節烈今古一轍雖然公生平
之以死自決者非一日矣公筮仕工曹管節慎庫
痛裁惜薪司冗費觸魏璫怒欲以危法中之因借
皇親冒領墳價事誣公受賄矯旨削奪嚴追自分

必死矣幸

烈皇帝登極始獲昭雪追爲南考功

管內計時璫初敗狐犬之羣徧伏中外公引繩披
根不少假貸奸黨切齒而公不顧也尋轉南光祿
丞以入賀至北都值大司寇鄭公三俊以屯豆鑄
局事烈皇怒其不速讞結下詔獄鄭公以老成
清直海內典型將蹈不測舉朝縮舌無敢言者公
挺身上疏救之政府逢迎票擬重處人皆爲公危
之而公不動也會上聖明御門宣諭立出三俊于
獄公亦從寬舉朝以爲盛事及爲大司寇憲臣劉

宗周申救科臣熊開元姜垓語過切直觸上怒奉
旨褫職公上疏申理甚至願與同去再奉嚴旨詰
責公回奏愷直自如南都草創公由副院陟冢宰
時羣奸濁亂側目于公而公風裁峻整杜請託清
冒濫嚴年例挺挺不撓權相邪黨必欲設阱排之
置之死地於是翻出伏法舊樞陳新甲一案欲以
債成挑禍坐公公上矯誣先帝者悖之極欺罔
聖明者奸之大一疏末有云從來大臣爲國家斷
大事定大獄皆不顧生死利害故萇弘之碧可丹
而龍比之忠不替雖有重禍臣何敢辭詞氣激昂
諍奸愈啣恨入骨遂予告歸方構大獄陷之而石
頭失守羣奸逃竄矣嗚呼此皆公櫻龍鱗蹈虎口
披胸受刃奉衣入鼎鑊之心膽也寧待城亡與亡
之日哉公諱石麒字虞求號寶摩青浦籍嘉善縣
人壬戌進士昔江文忠公之死也子錦及左右殉
之池中疊屍如積公之縊也家人已星散有祖徐
二僕者大哭自縊于旁蓋兩事尤合符云

張元長別傳

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文人困
阨往往然也然當吾世而廼有一張元長元長幼
機警迫長補諸生其習爲今文也離致獨絕此時
海內爭以此事推湯若士元長與之頡頏同其波
折而駘宕殆欲過之乃若士遇矣而元長竟不遇
後病謝諸生於今文不少裒益習爲古文與詩鴻
纖不一種小璣寸璧人爭傳玩而鉅章奧衍浩然
若江漢之東往往效歸熙甫而錢牧齋亦以爲極
似歸熙甫傳矣而元長竟不傳則元長之爲諸生

也爲諸生而復以病矇廢也於是人共悲元長而
元長亦自悲無以舒其恨愁懟怨也則放之山水
花木絲竹酒茗之間寄託維摩以一菴爲丈室戶
外問疾者與問字者屢相錯輒將以質酒合飲古
梅樹下氣熱盃闌時度新聲以噪客盡夜不休而
不知晨炊之無焰也暇則支牀瞑坐聽侍者誦未
見書間有所構口授管傳雲霞燦布每遇吟壇麴
社勝侶駢集聞杖聲得得來知爲元長先生也一
坐盡傾如是者三十餘年蓋皆以舒其恨愁懟怨

也卒抑鬱以老而死死十年且葬而牧齋爲文以誌其墓夫牧齋文章湯若士所極口推重然曰吳中有二龍其一牧齋其一卽元長也若士推重元長之文以麗牧齋牧齋又推重元長之文以儷熙甫且兩公又皆深悲之則元長之爲諸生也爲諸生而復以病矇廢也元長自悲而兩公亦共爲元長悲余承乏吳會曾一造息庵讀其草堂全集與定交而去歲月旣積手其遺文輒爲腹痛因悲元長特不天耳其與長吉東野玉溪生困阨有相類者故雜叙之傳

外史龍門曰以余觀元長蓋又類張藉云姓同文同矇亦同當時惟韓退之知之代爲作書與浙東李觀察引爲坐客夫籍亦何求於觀察不過欲傳其文耳迺文卒不以觀察傳而以退之傳今一時而知元長者有若士又有牧齋是兩退之也寧待余始傳然生而式之死而不忍沒之余其無媿觀察乎抑亦籍之友李翱類也元長有知其亦可無悲也已

李癡傳

松陵之盛湖善歌者李陶誕率不羈人號曰李癡
卽李亦自號於人曰吾李癡也吳之爲新聲者多
爲細吭低節以取媚李生獨引古法吐一字必按
六律九宮精嚴鏗礪如程不識刁斗李臨淮旗幟
一時度曲者必宗之所授弟子流行四方人必識
曰此李癡派也然性特佻達歌筵酒肆蒲博之場
與夫變童之牀季女之室無不賈勇闖入有錢輒
盡盡亦輒有獲與人交不爲炎冷去就人以其疎
率輕之彼亦意輕其曹糲不屑也每見富貴人之
門諸客肩擁趾疊熱氣蒸騰李生輒掉臂過之去
而向山顛水涯與一二失意士大夫沽酒酣歌必
盡其技乃已余謫居十餘年依依未嘗一日去每
覘余眉間有窮愁色則躍起曰請爲子歌一闋以
消不平可乎余亦爲之欣然意解矣李生早喪婦
不更娶有二子亦不問其生產乙酉天下將亂先
以酒色疲死嗟乎李生如是生如是死可謂癡乎
於是追憶而爲之傳

外史龍門曰客之道至今日而欲嘔矣其聚羶蟻也其逐臭蠅也其赴炎蛾也其巧轉蜷也其工射蜮也是皆世之所謂不癡者也安得有如李生者哉余嘗有詩清風明月柴門閉把酒無聊憶李癡誠有感其人也夫

先室魏恭人傳

恭人魏氏武塘人侍御卿雲魏公女年十六歸余柔嘉節儉有婦德余方少年銳進取常讀書外舍恭人獨與余母沈太恭人嫡妣姚太恭人居承事

兩姑間歡無間言余廿二舉於鄉明年丙辰成進士授官比部恭人遵先中憲公之命赴官京邸西曹冷泊而余又迂介自將朝夕僅給鮭菜恭人出自宦裔甘之若素余所治曹務俱輦轂駟僮有珠商李某侵沒皇太子婚禮珠價萬餘金叅送到司李情急托一僕懇未減於恭人願以三珠筭爲壽恭人艱然急揮之曰豈可累公清節乎卽白余盡法治之銓胥魏成銓金鼎臣輩以假印事敗連及假官數百人醵金數大篋晨暮伺隙以入恭人

飭僮僕嚴扃署門不能入也幸酉余出守饒州飲水奉職而恭人以朴儉佐之饌無重羞衣惟浣濯比遷學憲以憂歸家徒四壁立恭人不以介意凡六年間一丁姚太恭人再丁先中憲公之喪及起補兵憲蘇松余以觸忤權奸遽問遣戍再起京東屯田復丁沈太恭人之喪恭人與余先後同處荼蓼荆棘中者二十餘年迭死養生曲盡情禮甲申北都之變道路流傳瀕洞余將以身殉國恭人慨然以大義相勉其外柔而內剛正如此滄桑變更

風波四起余出入刀劍網羅中恭人朝夕憂惶遂得心腹痼疾療治數年不痊竟以癸巳十月廿四日歿于室享年五十有九恭人於天啓二年膺誥封僅生一女嫁文學陳臨世家子有才譽而婿與女俱蚤逝余因壯年乏嗣納數姬恭人撫愛如子女御婢僕寬慈有恩歿之日哭之如哭其母蓋至誠感人不能強也卿雲公名廷相萬曆甲辰進士直方博采疑然兩令巖邑起家列台班會神宗末年厭薄言路格不下候命卒于邸霜稜露

澁未竟其用而公沒後子頌孫幼未有能傳其遺事者余昔年計偕京邸受卯翼恩因傳恭人而并爲紀其後以俟將來史氏之蒐采云

三節婦傳

吾家世多女宗節烈較著者而指首屈十三叔母岳氏爲老節婦婦之稱未亡人於錢嚼霜咀雪者五十餘年矣當族叔虞石病歿婦纔十九齡痛踊卽欲引決時婦已娠數月隣媪止之曰以六尺軀殉何如以三尺孤殉乎婦感悟強進糜飲少延視

息未暮果舉一子迺獨身鍵戶親操作食其指掌無翁媪家乏遺資子母間形影相弔時復煙斷空釜風卷屋茅他人未免淒其欲絕而婦冰鐵介然無動於懷迨其子成立婦乃呼天大慟而謝有以報地下也性巖峭悻直與人言挺挺難犯方隅劃然五十年間足無外踐口無支言姻族女輩無越閫之交同閨人不識其面每當春煦秋霽里中賽會禱祠喧闐紛沓士女冶粧聚觀者盈郭傾城汗雨謹雷氣溢巷中婦板扉嚴扃悄然無聲時有機

行軋軋之音出戶過其門者每爲之歎息生平不
御新繻不啖重味茹荼含董五十年以歿歿之日
神觀澄整無亂語惟見五色雲從戶東南起繞迎
榻前婦貧僦屋而居屬纊時命其子曰吾死柩置
於隅勿汚人正寢子請於屋主許之遂首肯以瞑
觀其臨歿取與進退介謹不苟如此生平苦節豈
偶也哉其子繼傑余族兄貧而孝夫婦盍糠粃日
必市一脯以供母嗟乎天之所以報節婦也

沈氏余族叔祖母也年十九爲族叔祖景川婦家

徒四壁而婦處之恬然景川好遊蕩一日乘舟他
適以空舟返則水死矣婦聞舉裳欲逝流從之幼
女牽其裳以啼婦悲憐且止嚙指誓不改適時有
伯某者陽爲好言邀之歸欲使二庭婦性剛峭伯
素嚴之未敢言婦覺其有異遽命舟來歸異日伯
又令奴僞爲拏舟來訪實以他姓之舟往載羔幣
以俱將紿而劫之去婦戟手大詬指天自矢曰吾
前擬從吾夫於水今日相逼者亦惟以水爲歸耳
奴遂巡拏舟去自是屢邀屢詬伯奴之信使中絕

時婦之身如孤幹一花終風搖之向非鐵骨挺持其不為隨流之瓣幾希矣每紡維作苦必置主於前而哭至就枕亦必置主於枕而哭歲時一至余家年已七十餘余見其臂間繫一小鏡子髻插一銀導問何物曰此先夫所佩也淚潛潛如雨老而貧又無子竟依其女以終餘年婦性忍詢剛介難近與之語斬斬可畏大義分明余見之每私自念古今來忠臣烈婦大都皆負氣剛忍可畏而難近者也嘗老病家人輩欲命醫診視婦謝曰吾五十餘年老寡婦目不識外間男兒影長影短今廼引臂向他人指間求活哉竟不診

朱氏同邑朱君南郊女禮義家也年十七歸余兄良甫良甫少年雋才喜結客坐席髦俊恒滿酒盃流行婦出樽殺佐之刀匕無聲莫不精辦余時在席末以是知其才也婦年念七而兄以連試不售鬱鬱而天婦時哀踊欲死投身於地者數矣翁姑嚴諭之且為立嗣以慰其意婦故篤孝恐傷老人意乃強抑哀痛不遽死毀粧鍵戶獨自居守形影

聲息俱絕於閭外而念恒欲死嘗自言每當黑夜
獨室周視隅奧間倘得亡者從此中出覲面相招
携手而同行乎異時風淒雨零燈暗鴟叫婦嗚咽
悲啼余所居相近每聞之則中夜攬衣起坐徬徨
不能寐歲時薦享必手擇夫之生平所嗜者潔齊
而進之嘗一日見老婢持餽樽累累以出余意其
堂前有尊客耶婢曰非也以奠郎君耳就視之皆
鮮腴海錯果餌劈治精楚心益爲之酸折享畢則
治具於堂延翁姑南向坐諸叔旁列讌笑謹治婦

獨吞聲飲泣一室中余叔不善治生家事日落恒
就婦取簪珥以質餽粥婦歡承之無吝意先中憲
公每言及婦嘗云吾宗卿相滿堂不足貴得此婦
榮施於閭閻多矣而婦劬劬默默茹苦無怨容分
甘無德色嗟乎今人歷一境苦見一節奇輒詡詡
然高而矜之以望於世名節之途如立幟之待趨
而空橐之待滿也古人何如哉歷山之泣金滕之
緘安之若常而居之以晦若婦者敦節與倫而如
償其夙世之負嗟乎此真聖賢佛地位中人也

外史龍門曰道衰俗偷偷誼日泐世之號爲鬚眉
男子誦詩讀書者盡人而父之盡人而夫之矣何
論女子哉傲屣轉轂其夫者滔滔皆是也三婦者
有子無子不同俱一意自將百折不悔噫難矣哉
鬚眉與誦讀與

錢淑媛小傳

錢淑媛者孝廉去非之女而相國塞菴公之孫女
也年十九歸沈君木公沈亦邑世家子有美才琴
瑟甚調而淑媛賦性嫺婉事翁姑曲備孝敬處姑

嫂間情甚睦上下內外翕然稱之歸沈踰暮卽生
長子耿光是歲卽舉次子秋光庶出也淑媛觀之
如巴子庶病至割臂以療之其慈心至性如此當
其歸沈也邑方亂淑媛倉皇避盜轉展播遷母夫
兩家間躬蔬歛跡不露一紈綺色及閨房清晏魚
鱸雅雅弄柔翰調絲桐以相娛所畫花石諸幅木
公今尙藏之篋中香未歇也已丑庚辛年間連舉
三子竟以血氣不支病痢歿年僅二十有三耳木
公每爲余言之而淚浸浸承睫焉余曰此情之正

也奉倩佳人之惜子荆伉儷之重云乎哉國風之繫世教也發乎情止乎禮義當窈窕之未得也至于寤寐反側以致其哀使其得而復失也其爲憂思憔悴更何如哉蓋淑媛之可傳者不獨功容而已席世貴而御韋布莊以謙儉而廣一可傳也調絲泚筆風氣蕭然而貞正持禮義之閑二可傳也桃華始茂蘭茁方芽遽能弘逮下之仁三可傳也事親惠下薦甘啣涸無吝色詞四可傳也昔謝女咏柳絮之章徐淑答鏡琴之問一時浮采至今人豔稱之而况乎範著承歡操堪偕隱乃瓊枝早瘵玉樹徒存能不悲哉余故不辭爲之傳

外史龍門曰甚哉家範之所繫大也始余及見相國之陸太夫人以莊儉訓其家而相國之孫夫人又以寬慈承之所以漸涵啓迪者遠矣淑媛之慈孝貞懿有本矣哉

壑專堂集卷之四

壑專堂集

記

重建饒州芝山書院碑記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芝山書院何始萬曆乙卯參政舒公其志也議重建者何人天啓二年知府事錢繼登也儲貲庀材襄其成功者誰鄱陽尹孫君鍾元也鳩工董役經營而落其事者誰汪丞繼曾也用鑑則一百八十九金有奇歷役則五閱月樸斲之工七百塗暨之工三百雕飾之工一百五十爲門三爲堂一爲廳

事一爲書室十四爲廊房七爲庖爲井無不備具而西則爲五賢祠五賢者誰先賢余公舒公胡公陳公史公五先生皆理學名節著聞於時爲一鄉之師表者也後成是宜爲記記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士爲民之首士愚而民愚士明而民明矣欲愚民者盍先愚士乎哉道之榛莽也其爲士者詭智炫僻著然自炳其支離之見而三物六德之常貿貿焉而不知所習民見夫士之無以異于民也而翹然思有以自異奇智出矣太樸鑿矣士則旭

日也民則衆宿也日輝則宿隱而是爲畫日昏則宿現而是爲夜士不明於道故民不愚于心而世因以喪道古者庠序學校之說詩書弦誦之勤凡以聚士而明之民無與焉使之嘿然象士之所爲漠然不知而已矣五老峰之下潯江蘆葉荻花之間有二修習地焉固晦菴朱先生陽明王先生所與諸士講致知格物者也迄今升其堂聞其以令入之心如古鏡得開如積陰乍濯茲院之建也余不敏固不敢追附二先生之踪而竊幸饒士究明

正學之有地又竊喜成舒公之雅志于不朽也噫
人心巧而世道囂矣名爭取其卓者味爭啖其郁
者無事則利其距有事則處其罅者有能如敬齋
胡先生之不親榮利潛心內繕者乎有能如余史
二先生之捍抗權貴者乎有能如舒陳二先生之
恬澹絕塵風節矯若者乎夫子曰其智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士之求明者其必至于能愚而可請
勒之石以爲證修者之勗

客園新建關侯祠碑記

余素敬事關侯過侯祠必拜每欲專祠祠侯未有
地余今朝夕園居則祠侯莫若茲園宜一日偶步
東籬過見山亭舊址平敞數丈許右背梅竹前左
溪山大樹童童然覆其上勢尊境幽則祠侯又莫
若茲地宜於是庀材鳩工考新聖舊爲室一楹階
圮峻潔前築石壇面山俯溪步矚俱勝匝月告成
而與客落之客曰今天下何地無侯祠然多在都
會之衝人物叢湊之地人氣所萃神亦憑之今子
乃置之水窮雲起幽閒冷寂之境無乃非神之所

棲乎余曰不然夫英雄之生也遇有顯晦用有大
小能龍飛亦能蠖伏能拔山亦能藏壑能爲雷霆
日月亦能爲泉石烟雲此英雄之本色也侯生當
羣雄角逐之秋遭遇明主委身結知都上將擁旄
鉞馘良擒禁勇烈震耀一時若不遇昭烈則解梁
一布衣耳樵山漁澤何所不可哉且侯之生平大
節耿亮曹瞞奉之以通侯而不受仲謀進之以愛
女而不納則其沒爲明神於夫非類之羅拜不情
之陳詞必有眦裂喉噓而不欲受者矣去夫都會

叢溱之地而避於幽閒冷寂之場聊以寄其悵悵
奚適之踪而澹其勃勃不平之熱血夫固侯之所
甚樂也况侯非無事而居此也以大樟爲樓桑以
滄泓一溪爲江漢以礪砢一丘爲葭萌劔閣之守
凡山魃水怪虺蛇之毒花月之妖爲人祟禍者侯
能殛之盲風怪雨腥氛毒霧非時之霜電霆霰爲
害賊於草木禽魚者侯能護之凡此皆侯職也皆
侯之莫靈小用之以酬夫朝夕之虔事者也遂擬
以五月十三日侯之誕辰奉像入祠而爲之記又

爲迎送神之曲曰

侯神遊兮靈區東山嶽嶽兮劔閣嗟峨鏡水湛湛
兮蜀江澄波三石鼎峙兮氣欲吞吳椒醴設兮舞
大巫神慨嘆兮炎誰扶

右迎神

抗修梁兮肅廣除匣龍刀兮赤兔未瘳山深水幽
兮侯且寧屠旣醉飽兮顏塗朱殄氛魃兮風雨前

驅有送神

重修康山忠臣廟碑記

饒州餘干縣之西康郎山有忠臣廟乃高皇帝

勅建以祀鄱湖戰歿韓成等三十六臣者也廟貌
煥赫過者瞻仰歲久第圯弘治成化年間一再修
葺後又漸圯垣頽宇傾今康山守備陸君重光以
告太守於是捐俸搜羨鳩工庀材而屬之餘干令
何君夢星兩閱月而工竣重門崇深堂階峻整像
椒醑馨聞風濤翕忽谷壑響答如有鬼神之來太
守俯仰几筵榱棟而嘆曰偉哉此高皇帝百戰
之雄圖所經始而萬年之大業由此以定也方

高皇帝之自金陵下洪都也舳艫數千艘戎卒二十餘萬張六龍之吻以包吞友諒而友諒亦奮其鯨鬣抗顏行以爭一旦之命丁亥之戰兩軍相交帆檣塞江矢石砲火互擊呼聲動天煙焰漲空湖水赤沸此亦古今之雄戰也當戰急時我師少衄諸將衝鋒捍之多陣歿御舟適膠淺幾危友諒推篷四顧氣驕甚將軍韓成曰事急矣乃用漢紀信計衣黃袍投水友諒軍益懈平章徐達常遇春遂同諸將奮前擊之將車俞通海廖永忠火艦衝其

艨艟焚幾盡衆遂崩潰友諒矢貫睛及顛以死由此奠洪都下武昌擒陳理奄有江楚歸而定鼎金陵論功疏爵達遇春永忠通海諸臣咸爲首功受上賞而抑知此三十六人者身膏鋒刃委命鯨鯢之腹危身奉上如是之烈也哉此高皇帝所爲建祠特祀而題其額曰忠臣良有以也夫人臣邁會風雲嘯虎從龍居功易立功難立功易立節難漢高帝身經血戰及天下已定諸功臣徧封而未見特褒紀信之忠太史公亦不爲立傳讀史者以

爲恨今高皇帝于戰勝之次年卽追念死綏之士而汲汲焉疏封廟食之不少後時以激厲天下後世忠臣義士捐軀殉國之心所以癸卯諸臣生嬰鋒鏑之危而壬午諸臣死荷綱常之擔則我高皇之規模宏遠意思深長漢高不及遠矣于是屬僚諸君咸以余言爲然請鑄之麗牲之石而爲之銘曰

天破草昧六龍飛騰百靈從之禦侮後先或翼乘雲或隕赴淵吞彼鯨鯢以闢坤乾烈烈武臣捐其脰肩摧堅拉枯命不踵旋惟帝念功血食凜然康山雲開蠡水波恬誰其鎮之惟此英賢永扶磐石億萬斯年

寶慈菴碑記

余讀書見古人每每捨宅爲寺如王珣之虎丘王摩詰之輞川米元章之鶴林歎羨昔賢高風超致如浮雲太虛掛瓢脫屣爲不可及也平泉金谷之癡戀祇增後人高臺傾曲池平之慨耳東山園池一帶箕山居士棲遊其中者四十餘年偶閒步得

隙地于壑專堂之後竹樹幽蒨濠水環之恍然曰
此佛廬僧舍之最勝地也於是面城關門有屋一
椽以供漢前將軍關侯入門小徑至香積廚東爲
精舍三楹則居士靜叅燕坐之所在焉名曰憩寂
齋西爲僧室者二曲廊轉南舊爲壑專堂今改以
供大士臨池面山池廣十餘畝作放生池游泳飛
翔與潭影山光相映不知魚之樂乎我我之樂乎
魚也東闢竹扉以達於園扉可通可閉自此過小
橋則皆爲居士杖履盤桓之境矣每當春旭朝升
秋月夜寂居士策杖而陟于山峰黛嵐光花香樹
色皆生公之講石黃龍禪師之說法也擁衲而跌
坐僧寮曉鐘夜燈萬象寥泐卽虛空亦須打碎而
園亭樹石何有焉以視夫平泉金谷之癡戀者何
如也於是爲之記

景德禪堂常住田碑記

毘大勝寺之西曰景德寺境地深古草樹蘩蒼名
泉一泓去數十武而北有禪堂數椽與大勝禪堂
隔一溝澮水霜鐘相聞夜梵互作兩淨土爲邑中

最勝地十餘年前堂寮莫爲主之廡宇弗廢於霜露之場佛像巋然露光而已余以酌泉時至其地見夫緇流道侶杖錫持鉢擔經而過者累累然趨赴大勝如歸若弗知有景德寺者心竊悲之萬曆己巳歲有如慧上人者過此慨然興懷矢志修復因思道念不堅道力未全無以結十方之緣而起其敬信遂閉關面壁者三載精進之聲鼓動視聽歷庚戌至丁巳衆檀越各捐不堅財上人矢不退力薙之址之築之旣之凡八年而堂室俱成於是

六時鐘唄旬鏗緇衆講誦空集善信肅然再覩國土威儀矣有居士沈訓呂端聞而興曰堂勿葺吾思其居也法侶集矣餉廩蕭然謂之何爰相爲慨施田爲堂中禪誦之資而上人復向余謀所以承之使後之人一區一撮盡以供堂中禪誦之資而不以自私遂鑄之石俾余爲記予於此不勝興廢之感也世界變遷猶念起滅一念堅固歷劫不傾堂之廢也師以精勤創之後來攝受於師之願力者寧能無護持而永其傳乎師乃爲余縷數喜捨

各善信之名而刻之余復爲師酌泉跽向佛前而祝之曰使後之主此堂者一如師之精嚴勤苦茲田常住不毀如此泉後之善信一如居士沈訓等起愛起敬捨諸所有以植福緣亦如此泉

無住菴常住田碑記

武塘城南佛廬精舍相望鐘梵相聞然皆富厚好事者以其餘力締構之或以備遊觀炫雅俗又或遊衲比丘尼輩藉衆擎之力爲之未有能矢心精進獨力仔肩者也吾兄祿匡蚤稟慧解窺破世緣

靜夜獨坐名山叅求已證般若宗旨矣家業故薄三十餘年節衣節食稍積給絕不爲子孫作緣卽以節縮之餘構禪堂七楹于胥五區之幻橋名之爲無住菴堂嚴莊嚴器鉢精備傍時梅竹迥絕塵囂而特遠延崇已禪師爲菴中住持師精心深詣一時法門龍象遠近皈依兄與之朝夕共事究心上乘世出世間卽古龐藎義休諸公不是過矣菴中贍僧田二十五畝皆兄所捐生平拮据之產也夫佛說無所任而生其心者非徒不住于塵兼

不任于法則喜捨之跡其亦聊異于世俗而非兄
之究竟乎恐世遠蹟湮于是乎特書之以垂于後
客園放生池記

武塘舊有放生會每遇諸佛誕及各居士誕日相
與贖錢贖生放之慈雲大勝幽瀾諸名利善信畢
集梵唄雲蒸惟時風俗簡淳人心殺機尙少城鄉
湖蕩之間網罟稀濶魚游鳥翔人物俱在浩蕩中
也二十年來風俗日侈歌舞宴會晝夜無虛多戕
物命以明得意用之者日廣故取之者日繁而鄉

城湖蕩間網罟簾斷節比鱗次飛潛之類幾無生
路矣余每欲與二三同志再倡斯會而世道如此
祝網無從輒相向憫默而罷然目擊淫殺之衆又
不能已已余家東山有池湖光淼瀾足供游泳於
是隨所遇生命輒買而放之時時策杖其間羣魚
躍波龜蛤出曝殊覺生意盎然也自媿願力淺薄
未能鼓動一世共偕大道則惟是嚶遂其一綫生
機作自了漢而已池在壑專堂前自簣山至晚對
峰經東山盡於冷煙橋約十餘畝盡以供放生而

余已窮老世事視爲浮雲湖山片地終當效法古人捨宅爲寺之義倘籍佛力陵谷無遷則斯魚永存淹涵蕃育正未有窮乎爰紀其事以垂永久而余心終有不能已已者孟夫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非以愛物爲緩而未置之也當時去古未遐人心惻隱一脈尙存而倡爲兼愛之說者令人博施無序故先賢首動其天性之愛而慈源旣闢民物漸被其仁如犯上不作亂先從孝弟始此所謂因其性而順導之者也世之降也淫奢殘忍

薰習日深本根漸滅無餘始而戕物繼而戕人操刃同類關弓君親視爲固然而人殺鬼殺之交報盈城盈野之醞釀并自己亦在大劫運中矣欲挽殺運不得不從漠不關切處先引伸其惻然不忍之良而關切者自不忍薄如易牛而漸推及于老老幼幼此所謂反其習而逆溯之者也今人誰無惻隱試臨庖而觀剖截烹煎號呼乞命之狀必有憐不忍見聞者但爲習俗所染習心所錮耳故余終勸世人放生而欲放生先勸不殺生今願取山

澤之利者開湯網之一面高河朔之會者減郇厨之一鱗由儉入慈推已及物使羣品有可生之途而人人慕放生之樂斯時也并園池之魚亦將縱埒井之蛙樂觀滄海之大自卵涇而里黨而家庭自然無悖逆無賊害太和元氣充溢兩間行通神明而化贊天地矣區區蛇珠雀環之話頭更不足拈舉也又因記放生而廣其說如此

徙魚記

徙魚者徙放生池中魚縱之外湖也蓋池魚自乙

酉至今涵育池中者二十餘年矣雖無網罟之害尙有樊扃之苦得無未遂其躍淵之趣乎故放生記中有縱埒井之蛙樂觀滄海之一願今甲辰花朝廷僧誦咒盡徙之濠湖魚大者每頭幾三十餘觔凡六十餘頭而小者不計數俱奮鬣掉尾洋洋得意而去說者曰此魚自池入湖反不免網罟之害奈何余曰無窮者心有限者力力不能使萬物盡遊于遠害全身之宇雖堯舜猶病但盡我好生一念而已雖然佛之慈悲廣大無不攝護世人誰

不好生者安知天下無拔筌解網之人相率爲慈
心功德以共成魚樂之國者乎殺運不終勝緣必
滿合掌祝之又爲之頌曰

我觀衆生各愛性命命旣得生欲適其性局曲沼
池桎梏爲病縱之大壑天空淵淨我佛慈神盡化
貪諍無殺無盜無機無穿相忘江湖大千清淨

辰山生壙碑記

箕山老人築生壙於邑東辰圩之澣去邑城約三
里餘兩溪夾流至西合南來大溪北注轉良位而

去溪水渟泓迴合形家謂其卯局清真氣勢完厚
南望先祖後峰公松楸鬱葱咫尺余不解堪輿學
惟因先中憲公葬地遼遠永懷痛歎故耆骨傳行
止貪其近近城則後人便於省視近祖塋則魏甌
有所依歸此其志也塋地南至北長十七丈七尺
有奇東至西長十丈有奇前爲櫺門門前爲墓道
二丈有奇合之共二畝八分邊幅俱從縮儉周遭
槿籬中植檜松間以梅桂余生平所鍾嗜也山後
爲梅嶺盡植梅花於上雪嶂玉屏環擁在後爲他

年神遊勝地矣塋地在有前後田約三十畝八分有奇并屋一區以給守塋者爲傳世之產奉拜祭田共一百二十七畝有奇倘祭享修葺之贏餘以贖族姻之貧乏是在後人能守業以行惠者矣工始於庚子之冬迄辛丑十二月朔而擴成題其墓門曰大自在處有問曰敢問自在何義也余曰子不聞莊生之言乎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家緣世法之勞其形得喪禍患之苦其神與世周旋者愈久則拘囚煎熬者愈長故夫禹以生爲寄而死爲歸莊生以生爲浮而死爲休夫歸而休者天下之大自在也今吾以青山碧溪爲宮以松濤梅雪爲悅而又以心空禪定爲皈依俯仰無慚在枯盡脫豈非形神之大自然矣乎歲在壬寅孟夏朔日簣山老人記

寶廉堂記

有仕於此輦金橐鏹以遺其子孫其子孫珍而守之以雄於鄉足以爲賢乎有仕於此不能輦金橐鏹以遺其子孫其子孫亦珍而守之而曰此吾家

寶也足以爲賢乎人必曰拙也不若彼之賢矣蓋
余見世趨日下而深感于許屺懷之言曰考功法
老疾罷軟浮躁不及皆可居惟貪不可居欲戒子
孫他日求可見先人地下耳以故屺懷一爲曲陽
再爲晉寧清強自遂有聲三爲饒郡丞盡瘁厥職
而語及世之羶與競者則昂首強項而不欲就豈
天挺其骨耶抑有所稟承者而然耶蓋屺懷嘗爲
余言其八世祖秉中公之爲釣州也其去釣時釣
民德其廉爲製寶廉瓶以獻言磁釣產也自君侯

來此而民不苦磁請以杯土爲君侯壽令異日者
尚相憶乎公揮淚受之五傳而至屺懷之尊騰伯
皆世守清白矯尙風節因取寶廉名堂堂至今存
也是以知屺懷之所謂求可見先人地下者耿乎
意深遠矣嗟乎余見夫世之仕而歸者矣族姻僕
于門妻子候于堂色未嘗不善也睨而視其篋寔
否耶潛而手其橐重否耶入室而叩其宦之所獲
倍否耶倍也重而實也輾然賀矣否則挪揄去矣
喪氣而不言矣甚且唾之賤之矣竿牘之馳津要

之求錕之脛而走者銖筭其所入以爲償內之妻子族姻悲愉欣戚之狀搖其心外之竿牘津要之徵求逼其胸人亦何能爲廉亦何所用廉而寶之乎今寶廉之瓶已質他姓沒不可復見而黃應龍氏先有寶廉文亦漫滅不傳然許氏固世其廉不替而人因以頌許氏之廉不衰曩之輦金橐錕以遺子孫者數傳後或不能舉其名或舉其名而反以爲耻未可知也然則廉之可寶又孰甚焉岷懷氏居斯堂也淨琴一張清茗一盂圖書數卷退則

咏歌先人之風以訓其子弟進而仕則載其清淨以爲治而尸祝于桐鄉之民亦復何所屑意也哉

調援記事

崇禎己巳冬關門失事遵化城破十一月二十七日報至余卽見應撫曹文衡議入援十二月初三日接部咨各省直督撫鎮將挑選精銳親馳赴援先到者論功後至者論罪蓋專責督撫未嘗及道臣也而曹撫遂巡畏縮欲遣一將同道臣代之往余卽挑選諸營兵一千八百名親自押赴吳闔定

期北發及議用將曹撫欲用其鄉人吳淞叅戎尙
廷棟而叅戎故係魏璫加銜副總奉旨汰削者也
且平時貪鄙不法余廉得其狀已列款聞之王孺
初直指擬具疏劾之矣余爭之曹撫曹撫云尙弁
前因汰銜覺旗鼓無色今欲借此役令其復原銜
何如余曰按臺已草疏欲糾之矣柰何且其人庸
懦甚兵不成兵將不成將何以見敵曹撫因余慙
執久已含怒欲因事整余及聞此語恚甚愈欲用
叅戎使與余齟齬敗事至初八日犒師兵丁不滿

三千餘人而曹撫與叅戎虛額冒支多餉余核之
甚急而曹撫益怒且出嫚罵語余謂明旨部咨原
欲督撫赴援非可以監司代也今用庸將統弱兵
本道共事之將又係本道所揭叅之人不幾設阱
而擠之入乎若必用尙將者寧罷去必不甘與同
敗也正具詳間再接邸報京城戒嚴余念此時君
父危急非臣子角口時節力疾束裝獨提本道標
兵三百人以往而曹撫聞總漕已行始不得不自
行余以十九日自太倉發舟冒大雪疾馳抵京口

而曹撫于途間又有手書貽余中云北事奉旨簡授良將年丈不必仗鉞啓行且時方多事綢繆倍急征調空虛地方可慮其速歸募補兵伍嚴行保甲以慎封守而廿九日移駐姑蘇之檄下余遂捧檄以駐姑蘇時援兵將士已從陸抵山東曹撫自十二月廿七日抵京口至正月十三日始渡江又從水舟行遷延僅達淮揚游山漁色濡滯甚久密聞北都有欲糾之者因遣捷足入都告急于其座師宜興相且下石卸過於余而兵將已奉撤回之

明旨矣會是時部文欲以民船運漕至京通余復爲三吳地方爭之甚力曹撫遂以阻兵誤漕叅余而宜興相從中應之余遂被逮云

爭執民運議載尺牘中

壬癸召用紀畧

崇禎十五年余在謫藉吏部奉旨以時艱需人議起用廢譴諸臣於是南北台省銓部及撫按交章推轂及余奉旨該部覆核會中書舍人陳龍正條議屯墾事宜謂太祖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天下

上屯田墾者腹地墾荒凡畿輔近地山東河南兵
火殘破之處專召商民開墾荒田誠得忠清勤敏
之大臣總理其事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以示招
徠但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計倉庾之屯賦民
間多生米一石卽可省朝廷轉輸數石足國足餉
惟茲最要云云疏上奉旨該部看議具奏於是科
臣楊枝起臺臣徐殿臣相繼言之俱下部覆議如
台省言仍勸部科推舉總理分理諸臣部疏以爲
與屯創始此官與他官不同必得守絕一塵才經

百鍊者始克勝任僉議以金之俊總理京東袁繼
咸總理河北各屯務兼巡撫而以繼登督理京東
屯務上允之部咨督促起程受事會繼登丁內艱
不能赴金之俊袁繼咸兩臣亦俱以寇警所在告
急改別地督撫用而屯墾之事倥偬廢閣迄未舉
行當是時闖賊破山西諸郡勢逼畿輔獻賊蹂躪
江楚間浙直號號震隣大司農倪公元璐同浙省
在京諸紳合疏稱寇氛狂逞方內幾無寧宇雖有
後事之救實寡先事之謀屈指辦寇以來未雨綢

繆曾有幾省豫壞謀豫楚壞謀楚秦壞謀秦今江西壞方謀江西未有能濟者東南半壁未盡折于賊者三吳而外止兩浙耳狡賊窺突金陵一帶未易得志知江浙脆弱虛聲可奪乃披吭擣虛撼江西正以撼兩浙耳浙直騷動而金陵孤注難以圖存是可不爲寒心哉兩浙以江西爲門戶三吳以兩浙爲藩籬故籌三吳者莫先策臣鄉而臣鄉無一可恃也閩之兵撫標執爰不滿五千叩之民壯弓兵則類皆象人久成占役閩之鄉勇而向來虛

應故事按圖索駿盡屬予虛叩之將領則總辦虛懸參尤以下俱爲統袴問之儲備則武庫朽爛火器銷乏問之餉則頻年荒疫餅粿俱罄何所恃而不恐臣等共計之謂遏賊勢必用兵才傑勇敢何地茂肴第苦提掇之無人團練之無方耳近奉明諭三審訓練鄉兵而卽以鄉紳劉令舉董其事廟算周遊度越尋常臣等請仿而行之在浙西則以在籍鄉紳徐石麒爲領袖錢繼登佐之在浙東則以在籍鄉紳劉宗周爲領袖姜應甲佐之于保伍

之中簡練鄉勇實行古弓弩社法撫按郡邑倡率于前賢鄉紳鼓舞于後將見同仇敵愾隱作干城用兵勢必措餉請于現征之餉量留十分之三濟芻糗而需募練庶幾固而浙以保三吳固三吳以保四海云云奉旨下部覆如議聯絡鄉紳協同城守聽該撫按便宜飭行然以本地人行本地事威權既輕金錢又乏區區有心徒成束手至甲申二月寇勢愈逼京師震蕩時舊司馬張公國維適以逮問在都上破格用之仍以兵部尚書銜為督理

浙直輸餉練兵使者有疏補陳輸餉事宜謂東南財賦之區好義急公人有同心請擇鄉紳之賢者分地責成家喻戶曉何難計日集事而疏請以繼登管理嘉興一郡勸輸練兵事疏奉俞旨未幾而聞北都之變矣嗟乎繼登以一介小臣從謫籍中荷先帝特恩一載之間綸命三申委寄疊至而數奇緣阨迄未一報今馬齒已衰龍髯莫逮已矣齎恨以沒世矣暇日偶簡舊邸抄輒志其始末如此

乙酉赴召紀

乙酉春余以光祿卿奉召入南都時貴陽相方誇
定策功怙權納賄威焰震東南一時貪邪小人蠅
集犬嗥布列要地都門有都督遍地走職方賤如
狗之謠紀綱焚如亂絲名器濫於黨附於斯極矣
群奸合謀翻尋舊題以逞報復如劉總憲宗周黃
宗伯道周徐太宰石麒姜閣學曰廣相繼逐去而
封疆事置之不問余見朝後往謁貴陽相無加禮
貴陽嫌之時方與勳貴台省之入幕者謀舉行京
察一網衆正有一幕中私人嗾貴陽曰某乃舊太

宰之密交在都且爲彼耳目於是諸奸側目陛見
不十日卽出余總鹽兩淮兼督江防軍務旨云著
卽日到任不許套辭從來節鉞重臣擬旨多優乃
詞氣嚴峻貴陽意也鳳督越其杰者貴陽婦翁也
從戍籍僉事得奧援躡升督撫許定國叛後廬鳳
震隣托病撤回鳳泗空虛淮揚孤危益甚貴陽方
欲以督輔可法爲孤注陷之死地而余不顧也一
日與大理丞李公清道長成公友謙談及慷慨泣
數行下余遂草江淮有阡危之形一疏大意云國

家以江淮爲藩蔽江淮以督輔爲存亡今開歸已破淮揚空虛鳳廬無督泗州無將揚州無兵無餉而督輔籲呼徒急接應無人是棄可法以棄淮揚也是棄長江以棄神京也諸臣何以爲社稷計抑何以自爲計乎今日宜急畱靖南廣昌兩鎮之兵駐防鳳泗厚發月餉多調援兵以資督師戰守之用然後淮揚可固神京可安也云云疏上僅得旨報聞而貴陽意殊恨之遂疏稱江北有當併之官王永吉當總督河道兼巡撫淮安鳳廬錢繼登兼

巡撫揚州田仰撤回另用蓋淮撫田仰乃貴陽同里姻家其欲併官者專欲爲田仰卸肩且可以陷史者陷余也余疏爭之云理鹽臣職也撫揚非臣職也臣當鹽法大壞極敝之後卽專理且莫辨而豈能兼辦撫揚州當單虛衝危之極卽專備且疎虞而豈能兼理鹽且撫揚之擔人卸之而臣肩之人不能專任之而臣反能兼任之乎下部酌議部不能奪奉旨王永吉總督淮揚錢繼登仍專理鹽法田仰竟撤回另用矣未幾揚城破可法死報至

貴陽方與諸狎客集古硯畫數百評隲高下恬不爲意惟急促廣昌靖南兩鎮兵駐皖駐蕪堵截左鎮而已蓋是時左鎮有檄聲討貴陽也諸奸黨猶日聚謀驅除異已則日遣省垣私人促余赴任余卽于五月初四日陛辭出國門渡江而京口已不守矣守京口者亦貴陽之私人楊文聰也不十日而南都破諸要人或逃或降貴陽家積金珠古玩具十餘屋徘徊不忍捨勒馬一瞻顧而去嗚呼可法死矣貴陽安在哉

治饒三大政記

天啓辛酉秋余以刑部郎出守江西饒州饒故劇郡適當姚源寇亂及淮藩之變號號多故蓋有三事最難處者其一爲淮藩翊鉅淫傲不馴先因暱妓王愛兒有所生子女宮闈構釁幾欲奪嫡庶宗奸兇煽之爲亂撫按題疏停祿處分裁革護衛諸軍勢稍戢矣而宮門出入多奸人如翊鉞常鳳覽輩時時構煽乘宮中失火貽書當事請復護衛人情洶洶虞不測余力格之且貽書於王云先年之變

皆因護衛多匪人搆亂釀釁以致殿下停祿未開
今又聚亂人於肘腋恐非殿下之福于是請于兩
臺別選忠謹誠實軍人六十名供其役使并司宮
門出入而以謹練衛弁一員領之每門置簿一扇
付衛弁凡出入宮門者登簿報府諸奸人遂斂跡
不敢入而本藩始循禮法無妄動云其一爲內監
燒造之事先是浮梁縣有景德鎮爲燒造磁器之
所舊有御器廠 神廟時委中璫駐鎮監督翼虎
四出民積怨聚衆焚廠逐璫撫按題請撤璫而安

撫亂民事乃定廠遂虛辛酉冬有璫趙誠者以賄
夤得之馳檄至饒欲復至鎮稱奉委燒造郊壇御
器乘大船五六艘用夫至三百名且拔無賴奸人
爲之翼饒郡人心震動舟將入鄱口余委守備統
卒三百餘人扼鄱口不令入而移文止之云燒造
之役先年因聚衆激變已經題奉永革今該監一
旦復稱奉差臨駐人心驚惶饒民易動難安將來
必復生變恐於該監非便况御器廠久已丘墟亦
無駐足之地該監暫停舟湖口俟申詳兩院題請

委官燒造徑自解京應用則公務不廢地方寧謐
督撫房公按院汪公卽從余請入奏奉旨祭器着
該府燒造解京趙誠撤回於是饒郡得安其一爲
閩兵久駐之事辛酉冬遼事棘部調閩兵三千赴
津門防守取道於饒一切舟船之具皆從饒州採
木製造三千人屯聚餘于之龍津兩月居民惶惶
余委府佐駐龍津彈壓之調營兵三百餘名屯龍
津驛五百餘名屯邑城以防不測余自至龍津厚
犒宴其主帥請得其軍令相約有犯地方者罪之
偶有一二強奪居民鷄菜者白其主帥治以軍法
而徧犒其餘衆又委官代爲儲備米薪採辦木植
一兵不許入鄉彼俱懷惠畏威而又見城內外宿
有勁兵兩月間帖然不敢肆而去

壑專堂集

客園山水乘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吾家客園自乙丑締構至今已四十餘年矣
歲月既久山益蒼而深石益古而秀樹益老
而鬱雜卉益繁而靚水益靜遠而渺瀰而余
又邀天之寵四十餘年林居谷汲朝夕於其
中一切悲愉閒冗疾病窮愁皆借之以當歌
舞飲食藥石之具然不過山一丘水一泓茅
屋數椽而已曾不及金谷平泉之萬分一而

金谷平泉之主人則有未必如余之習焉安
焉久而得味者因不忍湮沒隨所日涉而雜
識之不爲編年而爲稗史云爾爲山水乘

東山至叢桂坡記

武水一望平疇獨城東一丘巋然故謂之東山山
石截業層起杉松椒桂皆大數圍入山者踰冷煙
橋經石磴數折至雪嶺梅花如堆雪寒光離披自
嶺南下百餘步爲石門峰老桂夾道仰不見日又
西百許步南俯廻清溪北倚渴驥峰徑窄僅受趾

一路俱高梧細竹又過石磴數折登介峰之巔巨
石礚礚立四望衆峰兒孫羅立煙雲極目盪胸
決背矣南面一小山積石蒼碧楓杉分曹森植人
行兩山間香翠欲滴若霜高葉落滿地緝黃幾沒
屐齒四時之賞斯時爲最又西度小石橋兩山夾
起中一曲徑僅通人者爲澹峽傍皆桂林無雜木
坡石蒼秀峒中一石孤起爲衆香峰桂溪流其
下巨石布澗接武而渡蚤秋桂發則兩山之間芬
香塞鼻坡之西一亭翼然下瞰湖光如鏡者雨絲

亭也

畦山記

畦山在東山之南山不甚峻而石勢參差古秀畦泉出焉山之東百餘步至耿疎寮巨石當關如虎一梅倚之長松參錯門內取少陵松門耿疎影之句名之小室一楹曰避世墻東北楹一峰倚墻卓立高梧古松有撐雲攫月之勢又跨一澗過石墻入拜石山房闢其西扉峭壁之上卽雪嶺也初由嶺行不見有屋及從壁下仰觀遊人足履歷木杪

上山愈峭峻室愈幽邃庭中石嵯峨秋花甚麗山房有魅每爲妖艷以崇客而園丁輩亦時遇之往往致惑疾而斃大都山深壑幽花月之妖憑之然余每於曉煙夕月獨往來山中寂無所見也

謾山記

叢桂坡之南鬱然秀峙者謾山也山巔怒石破土而出者爲湧翠峰山下爲謾亭背山臨流遊者自東山至此終日崎嶇側足於險徑中忽得坦途縱體舒息殊以爲快山上下俱長松微風過之濤瀾

泉沸聽者萬慮俱滌南澗出焉澗之南亦多長松
與山松爲應和山翁耳厭聞塵俗事則箕踞護亭
下以洗之

簣山至擁髻峰記

簣山不甚高土肥石瘦楓柏松栝以爲之清森挺
蒙蒼秋深緝黃蒼碧如畫山骨穿水北渡水中突
起一峰高數丈作美人擁髻態上綴雜花鬱鬱然
峰與山相去數丈小橋橫之遊人由茲以過山之
東麓土垣板扉小屋數椽曰四松齋庭中四松皆
叅天松下一石曰偶石風清日美偶來樹下可以
高眠矣

迴清溪記

畦泉出石罅間競秀亭在其上泉經其下作琴筑
聲數折注爲迴清溪溪南蒼石嶮岬相接似九疑
以小九疑名之溪水澄徹游魚鱗鬣可數過石橋
入鏡湖兩岸皆桃花迴合人比之桃花源云

桂溪至南澗記

桂溪出滄峽至叢桂坡南謾山之北流入鏡湖兩溪夾行山間松桂上合清蔭忘暑秋深桂花初落大地黃金隨波四出桂溪南澗僅隔一謾山南澗水由謾山北流與桂溪合澗之南多古梅松楓諸樹秋高霜老籟清氣肅稍西桃花數十步如蒸霞烘日遊者每出桂溪之幽而樂南澗之爽也

話兩池記

耿疎寮之北檻有泉一泓在墜雲峰下似無泉源與晴雨爲盈涸每至雨夕巖澗滴池涓涓終夜流

聲不減巴山話雨時也池兩涯俱秋花愁艷之色與清泚相映

競秀亭記

畦山之址舊有小亭焉爲土石竹木蔽塞湫隘向無遊屐之及卽山翁杖履亦罕至焉一日周視其境曰噫此置亭之失宜非地之猥也爰命工斬伐茸薈闢土抉石而遷亭以北臨于溪於是亭之南巨石之沒於草間者虎踞鹿駭頭角呈露介峰偉然特峙于北若宰相之禮絕百僚者東西巒壑顧

於森如也秋潦方溢泉涓涓入澗中倚檻四望與
山陰道中無異箕山翁樂之曰人世絕異之境埋
沒於尋常昏塞之中者豈特茲山乎逼隘之藩破
而萬物之備呈俱若此矣因取昔人千巖競秀之
句名曰競秀亭

鏡湖記

湖納桂溪南澗清溪諸水而面始大南北廣三十
餘丈東西亘一百五十餘丈自冷煙橋過雪嶺沿
岸西行爲叢桂坡其北面翠屏竦峙爲晚對峰又
西爲雨絲亭亭四周烟柳垂碧虹明閣峙其南遙
眺胥岫俯帶層城東望遠塔紅尖北望層巖疊翠
心目所際爲最曠遠又西則南村之綠淨軒又西
數百步則箕山之北麓又北爲擁髻峰峰之南踰
小橋有石坡數武穿箕山之頂曲磴盤紆老樹駢
立叢竹參天過小徑得一閣焉倚樹之肩摩竹之
頂者曰翠巢此湖南之景物也翠巢之北則壑專
堂堂面東山堂前湖光渺瀰十餘畝東山烟光朝
夕變皆平落几席間穿竹徑而北寶慈菴鐘鼓聲

出焉度叢篁爲茵苔橋橋北卽青山白雲榭入夏
新荷出水涼月曉風怡人心目踰橋而東卽晚對
軒與南山翠屏覲面北過曲廊入花睡軒庭中牡
丹海棠艷發翠袖紅肌作妃子初醉時態軒東巨
石浮水中者爲靈鰲磯謂其似巨鰲出水際也上
有紫籐一株作架承之寶光纍垂盤蔭數席小檻
倚之八窗玲瓏四面憑水者岸舫也岸舫北出高
桐森峙秋色紛披東籬在焉籬北梅花一帶雪堆
玉照遙雪亭趾高臨之過東籬百許步大樟扶疏
穹覆蓋百年外物下爲呂仙祠面山臨流壇前三
石怒起與東山筋脉相亘此湖北之景物也湖南
北周遭約里許層巒疊嶂多在湖南水榭風軒多
在湖北每值曉烟在山斜陽掛樹泛小舫於汀蘆
岸柳間輒覺魚鳥來親木石欲動曉暮之際尤爲
改觀至如積雪未消巒青林白岸竹折腰於尖上
壑松髡頂於澗邊一片雲水模糊絕似范寬黃癡
諸人得意之筆此時或水檻擁爐或披裘垂釣鏡
湖一曲未許賀知章割據也

遙雪亭至謾亭觀梅記

自遙雪亭至謾亭皆梅也遙雪亭之梅侈矣哀珠綴玉象美駢羅雪嶺一株亭亭獨立于萬綠之上耿疎寮之梅孤護亭之梅幽至虹明閣前而盛滿焉捲簾南望喬雪平鋪數畝頗似王子猷山陰道上東坡翁黃檗看用也余每歲探梅西谿謝墓青鞋布襪屢屢無休自卜居東山開門聚足家珍自貴者已數年於茲矣

東山桂花記

東山之桂老者五十餘年穉者亦十年間物石門峰一帶濃陰覆合花開時經其下如入金屋叢桂坡一帶兩岸花枝低昵拂拂在人頭面口鼻間又如入金谷中此山翁真富貴漢武帝貯阿嬌石衛尉誇洛陽者窮乞兒相不足道也至登介峰之頂憑高俯眺黃金布地天香上騰鼻息幾不得吐年來與客屢醉其下矣亡友計元孺有句云入門始覺金爲屋出谷猶憐香滿衣蓋爲實錄焉

東籬月下看菊記

余結籬東山之麓二十餘年矣籬間藝菊數本若
未廣每秋深訪佳菊沿門乞覓如貧兒持鉢戊子
春始廣裒各種督園丁自藝之更二年而培溉始
合宜種亦漸精而繁約計粗品中品至細品各數
十種自晚對軒至東籬一帶夾道置之兩行各三
重高下鉅細殊態緝紫黃白深淺殊色如三千粉
黛爭妍取憐凡菊雖名傲霜然畏霜畏日特甚必
善藏之回廊曲室中而色始鮮然不得風露微雨
則枯槁速敗故必時移置之桐陰竹影間使風拂
之露泫之而膚始腴睛窗晝圍照耀近視則意態
不生故必燈邊月下顧影徘徊而態始變庚寅九
月十三日余同家人步月東籬衆卉弄影幽妍生
動良宵薄醉月迴天高遂自冷烟橋踰雪嶺至介
峰過叢桂坡一路深松積石明者忽晦晦者忽明
幾迷路之曲折惟聽暗泉瀉瀉遠火熒熒而已遂
登虹明閣月光與地氣相接平疇千里浩然一白
無異黃山雲海時已三更高寒侵骨殘醉已醒再
取薑酒數盃飲之而臥

呂仙祠

呂仙祠卽關祠舊址或曰關素飯依佛乘且威靈赫濯移以護佛廬最宜此地之幽禱濔迴使純陽翁居之偏有蒼梧碧落之意

先中憲公特祠

祠在呂仙祠之左面北庭中梧石鬱然可以避暑先是中憲公之沒里人士欲俎豆之於學宮不肯等仰遵遺命堅辭於當道遂就此地建特祠云

客園老樹記

余初購陳氏廢圃敗屋數椽荒池一漚而已竹石亦寥落無幾惟老梅二本老柳數本古桐四五株錯峙池畔有松一株根幹雖不偉然盤偃虬曲有攫拏勢因作榭以倚之臨水受月對南山煙雲殊有致好事者每歎賞欲圖寫之池之東有香樟一株大可兩人抱蔭蓋畝許此二樹者不知其先園而生抑後園而植大抵百年物也西南有楮樹一株大亦兩人抱夏則濃綠陰陰冬則朱實纍纍因作小閣其傍名曰翠巢而樹之枝下垂直覆其東

面如虬龍之飲於水者因名曰楮龍四十年來余
偕此數樹爲老友未幾老柳年久枯朽相次摧爲
薪老梅亦憔悴其一昨歲楮木外槁中朽風折其
虬枝而其榦爲雨所淋漑亦漸盡矣今年松忽生
蠹蠹所穿嚙霏屑而下枝榦俱稿殆將付之斧斤
矣所餘者惟光頂古桐及大樟一株老梅一本而
已嗟乎四十年間而物之幻化如此哉然猶曰此
前人舊物耳若余所手植之柳大亦合抱當其初
植時大如指耳而今亦俱枯爲薪矣嗟乎手植之

樹猶如此植樹者何以能長存乎此桓宣武所以
興悲於今昔而杜子美所以傷感於茱萸也然而
余因此又悟草木之生理焉水雖生木然必土氣
旺方能久存傍水之土氣無多且水日夕漱齒之
根疏而附麗者虧薄則下漑而上瘠蟲生之矣譬
人之百骸臟腑以脾土爲中宮中虛則餘臟空臟
空則百骸殆其理然也楮之汁用以寫字塗金最
善每爲人斫取汁割痕徧體樹之精液幾何而堪
此戕耗余以是知精氣之難完而攻取之當寡也

老梅移徙者再每移則氣洩而根傷土與根不習根與土不固風易撼搖枝因速朽而其未經移徙者堅完如故余以是知靜存者之可久而數動者之無常也樹物至微耳福德有涯神理忌著而閣之而榭之招衆人之歎賞以耗消其有盡之精華安得不速斃故曰招木近代甘井近竭此以言乎耳目不可太著而韜藏不可不至也余因記園樹之存亡而又有悟于身世之故因并記之

疏

重修景德禪堂募緣疏

景德寺爲東南名刹又名幽瀾寺卽古禪師持錫追幻女得幽瀾泉處也舊無禪堂萬曆年間僧靜虛始創建之然締構維艱規模畧具自後一默禪師主院增葺稍廣規制始宏一默化去堂又虛無人余特延西蓮上人來爲監院上人英年耆宿法侶勝流振錫未幾檀施雲集堂事大振無何爲別僧所忌攘而居之佛廬冗如榛蕪庾廩耗于雀鼠而堂事大壞矣邑中諸善信相率懇余欲仍延蓮

師典墜支傾余雖老懶不能辭因爲再延之重主
堂事至則枵然一空舍也人不堪其憂上人苦心
殫力爲之興復補苴堂中常住田不及一頃向不
飯僧上人始創舉之然四方雲水奔赴力不贍則
典質衣鉢以佐之而願力雖宏束手莫展自本堂
佛殿以及伽藍堂并庖庖僧寮湫隘頽敗不能煥
神明之觀也愀然向余謀之余爲稱儒語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師之所能爲者道也其借衆力以
弘道者人也人至則緣湊矣師不見夫堂之西魏

煥干霄之傑閣乎有塞菴相國以主之而又合衆
力以擎之則百餘年蔓草平疇之地爲琳宮寶刹
之勝境矣而何有于斯堂乎爰爲述禪堂歷年興
廢之槩以告世之有志於弘道者而又計共舉則
力輕分任則易就盍做四十八願寘四十八冊擇
好義賢者人畀一冊託令分募今四方善信雲合
名碩星羅必能共結勝緣佇升淨土

大悲懺疏

振海潮音洗無邊之塵垢現蓮花相拔有種之葛

簾飯仰慈雲冀沾法雨伏念某三生稍植慧因五濁未違現業福緣缺陷身世坎坷骨肉凋零冤親詬責皆由無始以來有生以後習氣之細微流注夙債之反覆取償苟非皈命汪波必致永沉苦海伏祈施無畏力度有漏身永消八難所求求得福慧兩獲圓成漸證四禪自利利他人我同登極樂募刻徐虞求先生遺集疏

徐虞翁先生忠昭日月氣作山河而世事改移竹帛未光於身後遺文零落珠璣久散于人間此誠吾黨未死者之責也今幸其嗣君楨侯兄哀集家藏授之剞劂然力慚時拙事賴衆擎凡二三同心舊知請各隨所捐共竣斯役庶幾帖存爭坐則握拳透爪之面目如生詩詠零丁而青史丹心之典型常在興起於世道人心不淺矣

整專堂集卷之六

壑專堂集

墓銘
祭文

行狀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吏科左給事中乾颺虞公墓誌銘

乙卯歲余與乾颺同舉於鄉時余方年少而乾颺已為詞壇耆宿余嚴事之明年丙辰同成進士連牀並轡長安邸相樂也已宦轍中外互更累年不知聞而余連值內外艱復以忤權貴被譴歸里乾颺方貴為黃門意氣發舒言天下事尋亦中蜚語歸浮沉田間者十餘年方有畱都之聚而倉皇間

銅駝埋荆棘金革盈里閤矣余方以黃冠匿故鄉而乾颺亦自號爲雲岫山人或亦號青陽居士以相往來無何而乾颺去世矣嗟乎吾兩人致身之同時也升沉之同跡也滄桑之同閱也生死交情誼當附一言于墓門之石而况長君孝廉相堯儼然衰經而請之乎按狀虞氏自瀉泃肇祥歷唐永興實弘素業嗣後忠肅文靖勳業理學代有偉人明初南徙枝派繁衍而著籍武林者爲最盛後遷居禾之鹽官數傳爲天順己卯孝廉樛菴公卽公

之六世祖也樛菴生蘭谷蘭谷生菊林菊林生靜齋世讀書樂善靜齋生仰樛登嘉靖庚子榜次仰蘭蜚聲巽序早世次憶蘭公配吳太孺人卽公之考妣也憶蘭公纔數齡幼孤母步氏茹荼教子苦節蒙旌嶽嶽成立爲名士吳太孺人操作佐讀爲多 神廟八年生公於紫雲里岐嶷自負遠大人亦以公輔許之及出應童子試受知於鳳臯謝公雲漢顏公試輒冠軍自縣而府而道五試皆第一遂以儒士入闈名噪一時先達多推重焉絳帳所

羅多名士而數奇久不售乙卯登賢書丙辰捷南宮時公以文壇夙望價重國門而公顧不以自負曰士君子寧僅持三尺管稱文人已乎卽砥礪品行期爲名臣筮仕新安司理新安號擅地好訟走險如鶩公飲水治之無貨無來每遇疑獄必平反數四丙夜推詳旣得情復惻然悲惻不忍下筆兩署郡邑篆却羨緩繕城壁崇聖宮緝古樂并爲濟貧賑獄施藥埋瘞之用未嘗銖兩入私橐民謳歌之戊午分較南闈得雋十人咸稱名彥如廣成侯公中台陸公元禮夏公尤錚錚云辛酉遭吳太孺人之喪杜門讀禮絕不與人事服闋考選晉工垣時三殿鼎興如皇城京營巡青節慎諸差一時駢集公殫精一力有之事有與宮府關涉者引繩披根無所回互冬曹欲借黃山一案箠贖百萬株連蔓引禍且不測公力爲駁阻挽救良多時璫焰浸張黨獄漸起公慷慨昌言維護善類有諫削奪諫焚點將錄天監錄等疏中外服其嚴正至黃忠愍魏忠節兩公之難公陰爲扶護捐橐不恤幾爲宵

聖學堂集 卷之十
人側目會京營嘍哨呈建璫祠公嚴叱諭止堅不
畫題又文廟左璫祠告成百司俱報名羅拜公獨
佯爲墮馬臥病註籍屢觸璫怒遂因東魯典試題
差正考矯旨批虞廷陞久係門戶追誥削職公賸
踰抵里恭遇 烈皇御極錄忤璫諸臣首賜環召
有堅持風節屢忤權奸誥命准補給之旨且以吏
垣特簡攝篆掌考選公矢之天日期樹人以報知
遇凡以賄營勢挾者亟斥勿進若玉筍張公珠巖
顧公俱未嘗有一刺通者公力引之而公之叢怨

亦基于此戊辰秋轉兵垣左持節冊封徽藩旋奉
父艱歸里而會有側目公者思有以扼之羅入風
影案中公聞之怡然不介意嘗謂人曰薰蕕非一
草夷跖非一身附璫者必非削奪者也削奪者而
附璫乎哉清夜無慚以聽他年公論之自定而已
凡棲遯林壑者十五六年至甲申闖變公聞之投
地慟哭誓枕戈赴難使聞者再建興幸事或可
爲適以吏左石橫置有隙公遂東裝適往及至都
而時事日非私門鬪而疆事潰公知事不可支以

江右典試行而石頭城已易幟矣遁跡草間不與
世接禾城變起岌岌玉石同焚萑苻四剽奔竄流
離公曰國旣破矣家亡奚恤時嚴禁遺紳遠蹈歸
栖郭外一廛日寄情蓮社間與一二緇衲三四耆
舊放艇鶴洲結趺鷲嶺往來者不知其爲曩日貴
人也公神明素強且深于吐納導引之旨嘗訪余
郊園月下引滿徹夜劇譚舉步賈勇如壯少年僅
一載間遽傳公以病痞歿豈陸沉丘墟之愴鬱軫
已深而成痼乎公自登第歷任諫垣幾四十年大

半里居杜門塞竇而桑梓休戚無不關情每遇水
旱夙興步禱倡義平糶設粥賑饑民賴以生十年
踐更之役向來官胥上下其手肥瘠倒置立見傾
家公力主均田均役之議按畝僉役無偏重之弊
他如賑賑宗族撫孤筴里中待而舉火婚葬者甚
衆沒之日咸爲垂涕焉先是公嘗語諸子曰空山
月滿乃吾歸期正覺及其沒也皓月東升賦詩言
別公殆有夙根而加以密行者與公諱廷陞字九
級生於萬曆庚辰七月十九日終於順治甲午八

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倪氏誥封孺人子三
長相堯壬午舉人次景堯廩生次法堯餘子女婚
配不具載公素精青烏家學金粟之新阡山川兆
域皆平時所手定也謹系之以銘曰

滙泃之源靈噩所鍾泓演以肆篤生鉅公偉哉黃
門爲世君宗文儷班馬品擬夔龍丹筆雨沛阜囊
風從強矯不倚道大莫容朝爲鳴鳳野爲冥鴻出
處去來明月在空千秋未了以付冶弓金粟之阡
山川鬱蔥精藍名師提唱宗風公素皈依神游鼓
鐘龍神山君永護幽宮

奉直大夫饒州府同知卮懷許公墓誌銘

昔年崑山許卮懷先生與余共事饒州歡甚卮懷
性介絕飲冰奉職余倚重之無何余以憂歸而公
爲忌者所中罷去及余備兵吳門僅一再晤余被
讒歸公數過余里相慰藉又數年公苦貧病浚囑
其孫諸生廉善曰我死必求錢公誌余墓廉善尋
以家狀來請余慨諾之曰是宜爲是宜爲我爲郭
有道碑無媿未幾遭世變兵火蒼黃未及卒業而

家狀亦燬滅不復存矣又十餘年稍暇夢公來徵前諾嗚呼昔人許徐君之劍不忍負而余其忍負死友之託乎欲詳按其世系履歷不可得則檢張元長先生所爲崑山人物傳及朱巨濤續人物傳再詢之元長之孫庭怡稍得崖畧因銓次爲之曰嗚呼余今日始得爲先生文余幸今日猶得爲先生文也公諱伯衡字岷懷號聽菴始祖諱剛爲鈞州守廉甚僅携鈞州一磁瓶以歸寶之人爲構寶廉堂者也二傳而爲御史公立清強稱名御史又

再傳生載載生騰蛟卽公父也爲諸生教授里中文行卓絕著芙蓉集人傳誦之公生而穎特早舉於鄉卽孤岸挺立不隨俗屢上春官不第就雲和諭訓士有法遷曲陽令初至吏以羨進麾之吏白此諸邑例也公曰諸邑有例曲陽不例竟不納爲政精潔有卓異聲轉滇之晉寧守其爲晉寧如故操馭方疾苦嘔心噢咻之苗酋禦人于道公單騎持槩馳之斃一首諸酋俯伏就縛公亦幾被創焉滇按傳宗龍深爲嘆重而以廉故不媚銓僅轉饒

郡同知歷黔抵滇又歷滇抵楚著有南行集江行漫錄具載所過山川風俗民生吏蹟事每忻然持以告人吾之宦橐悉在此矣及抵饒饒故劇郡余持法嚴諸列城長及郡寮恒恐副功令不逮而公事事精辦有強力少年所不能及者郡事藉以舉然性高介恒有斬斬壁立之意不肯曲意下人惟余知之而忌者衆矣余誕日屬僚或以幣交公獨貽崑石一枝余笑爲破例受之曰吾與公清而堅如此石矣余在郡常力護之得全余解郡歸而公

竟爲忌口所誣以墨罷矣歸裝僅携西江紀事一冊怡然自得如滇歸時歸而閉門不交當世寶廉堂不蔽風雨讀書吟嘯其中然貧不能充藜藿竟以病致歿之日杖屨無恙問日影下庭西幾何矣擁布袍趺坐以瞑公沒後二子亦以貧死今不能考其名字廉善乙酉死於崑城兵難遂無一人存者問公葬處庭怡云在東關玉柱塔之左蔓草荒煙不可問矣嗟乎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且世之蜂蠶螫而豺虎噉者比比也而皆富厚赫奕以

聖學堂集 卷之十
崇其家而昌其世而獨于善人酷罰之如此者何也或曰天道甚大是皆有宿因焉或又曰天性緩其報俱在未來世也夫天者下土所恃以取命者也是以人疾痛則呼父母窮則呼天今寵辱顛錯而乃曰我道大也性緩也委過于前此之宿因而懸券于不可知之後報將令潔脩者冤結而豪有力者魄張下土之人奚恃焉恐陰隲明威之理不如是也於是遙呼先生之號而銘之曰
嗚呼聽菴人不可聽聽之於天圓蓋茫昧沮良勸

姦釣州饒州世寶其廉門戶殄瘁何罪而然生則竊巷沒則荒阡無隧曷莫無碑曷鑄我爲其銘劔掛樹間

參軍怡台余公墓誌銘

余不識參軍怡台余公而識其伯兄文台公文台爲人樸直剛方有大節吾以兄而諗其弟也余識文台公而因以識怡台公之長君元翼次君天羽俱文采奕奕操行醇謹玉粹淵清昌黎所謂稱其家兒也怡台公之逝也二君以庚午仲春重趼數

千里來乞墓門之石于余余自惟陋邀不文而忝
在世講其何以辭則爲之按其世系其先世自下
邳煥公始入閩卜居建陽之崇化里三十四傳至
孟和公生子三伯象斗爲文台次象奎季卽公諱
象箕字星一而怡台其別號也公生有異才負大
志讀書應舉思有所見于時以數奇不售嘆曰人
生建豎豈有常格蕭曹非讀律椽史乎而局局守
咕嗶爲則馳一欵段走燕市謁選得叅軍翩翩自
豪已復自念胸具磊砢五斗粟終非其好也則棄

而歸課花刺草家園中間以詩酒自娛以鋤經耕
硯力課其二子二子俱斐然有成公之握算其勝
于世之走紅塵而擁青蚨者什百矣公慷慨有氣
誼賑人之急周人之乏如手足之捍頭目如父兄
應其子弟之求姻族里黨生待之舉火死待之入
土者甚衆當天啓丙寅丁卯間疫大作里中死者
相繼公爲博施刀圭以療之而又捐資賑其貧不
克葬者當是時公若立招于市而人趨之若水赴
壑間有飾貧以欺公者亦應之不疑雖傾囊倒廩

不計也公之澤及枯骨雖古人何以加焉公配鄭
孺人鄉賓世容女有德操與公白首相莊舉丈夫
子六長思敬邑庠生次應騰郡庠生三應灝四應
濤五應洋六應潤公生于萬曆己卯六月十六日
歿于崇禎元年戊辰九月二十九日將以崇禎四
年辛未九月某日卜兆蔡埭平地掌之陽余惟古
人之言曰人積陰德如耳鳴人不聞而已聞之然
積德者必食其美報天道自是不爽丙吉之病篤
也帝使夏侯勝視之曰吉殆未死也夫有陰德者

必享其樂以陰其子孫今公飭躬敦行爲德于冥
澤施無窮而仕艱一命壽歎百齡若有所留其未
竟蘊隆勃發其在後之人哉遂系以銘曰
土厚水深善氣所往篤生斯人淳龐而倜儻死于
我乎歸生于我乎養有德斯酬券不爽福祉榮昌
視其掌

朱節婦墓銘

崇禎戊辰爲余嫂朱節婦立傳至歲戊子而節婦
歿婦之始終一操凜霜矢日者四十年矣婦之初

喪夫也投地哭幾以身殉者數矣翁姑勉之乃不死蓬首鍵戶絕聲影終其身事翁姑視夫在時孝敬彌篤其孝節大概詳在傳中婦無子翁姑爲立嗣嗣子又死命也家酷貧不能繼饘粥丙戌盜起被劫尺布斗粟無餘婦哭喪明悒悒以死天之於節義也非僅使之枯槁以終也必層累困折之備嘗荼毒以成之豈偶然哉婦二十七而余兄良甫逝今戊子九月某日夫婦合葬於暑字圩之西原生不逢時湮沒不得旌然旌非其心婦必不受余

爲立石於墓題曰有明朱節婦之墓以慰其志也
銘曰

菀而污窮而潔名孰爲烈冕而狗笄而烈氣孰爲俠生王之頭不若死婦之壠有如此碣

文學默如陸公暨配蔡孺人沈孺人墓誌銘

陸子蘭臯偕弟秀壑奉其嫡母蔡孺人生母沈孺人之柩祔葬於尊公默如先生之墓次於是默如公之葬二十有七年矣當默如公之歿也長君蘭臯僅五齡次君秀壑呱呱數月耳今俱爲偉男子

聲實壯茂克振箕裘內外事壘壁一新斧坊異若
松楸鬱蔥啓窀之日兩君哀號追慕感動行路親
賓送者咸嘖嘖爲之嘆羨曰孝哉陸氏子以孤幼
亢而宗默如公雖死猶不死也又有歎羨者曰賢
哉蔡孺人撫非已出者如已出忘形置腹劬勞躬
翼以有今日又有歎羨者曰孝哉沈孺人二十餘
年冰霜茶蘖奉姑順事嫡和訓子嚴持門戶健非
此母何以有此子乎繼登聞而爲之愾然興起曰
此默如公之澤也方默如公幼時目光炯炯有岐

嶷稱迨入黌序文譽鵲起再遊南雍大司成鶴胎
林公特加賞拔而累試不偶齋志以歿垂歿之前
數日登燕几磯超然遐想有遺俗之意其羊叔子
峴首之悲乎不行之業寄之後人已公生而孝友
篤至事母王孺人養生送死備極情禮築好賑
施矜其窮族姻有施無倦爲德不取其美人咸惜
之公壯齡未有子乃納沈孺人今長君湘次君淮
皆沈出也而蔡孺人實撫爲已乎幼而襁褓長而
提誨倍於所生每歲壽慶必持戶篝燈兩慶二

孤書聲與紡績聲相續二母互相勞苦督課之莫知爲誰出也沈孺人沈太恭人而歿臨歿猶諄訓二子以幹蠶之義而賦以余觀兩孺人其性無生滅如露如電合離而賦以余觀兩孺人其持家也女而男也其教養幼孤也母而父也其生死去來也人而天也豈流俗閭閻中所易得哉故曰皆默如公之澤也余弟孝廉君繼章爲公壻公歿後風雨飄飄孝廉爲護視之甚周而蔡孺人晚事空王與余母沈太恭人結淨土之緣故得公家事最詳云公生於萬曆辛巳九月二十四日卒于天啓乙丑十一月初六日享年四十有五蔡孺人生于萬曆庚辰二月十二日卒于順治壬辰六月二十六日沈孺人生于萬曆辛卯二月初六日卒于順治丙戌九月初十日長子湘恩例生次子淮邑諸生孫男四人女二人名字婚嫁詳家乘中不更載始陸氏之自華亭遷居武塘也始祖曰孫者凡五傳而至近溪公沱沱生子厚實爲賓陽公慷慨尙氣誼卽公父也自近溪公以至賓陽公皆一

綫之傳今默如公有二子大其家聲而湘淮復連
舉四孫振振方始以天道言之陸氏之昌正未艾
也爲之銘曰

天道注虛酌盈以加既嗇其源其流必奢星宿一
泓浩汗無涯碩德苦節神明孔嘉子來何暮駒生
渥注鬱鬱松楸環以水沙請營其傍可置萬家

朱母陳太碩人墓誌銘

予觀古賢婦人多慷慨引決一死如飴者劉子政
爲之作傳不兼及其淳備倫常與主持門戶事若

夫提孤孩於坐側潘黃門賦之而唐人所稱博陵
崔氏於史僕射之喪自歿至葬備祭祀建碑表皆
崔氏之能因是知輕生一朝就死不顧者非其至
也海昌朱母陳碩人世門子也嬪於朱未二年而
夫死焉撫其孤成立矣又死焉然自苦節以至考
終五十年冰霜激剝風雨飄颻拮据瘁瘠迄無廢
事亦甚難矣蓋碩人之祖漢南公秉鐸我里予竊
向往之而予家子姪輩與陳氏世有蘭譜之誼故
雖遠在百里外而結契最深今年春漢南公之孫

之虹携碩人之狀來告予曰碩人虹姊也是葬也
卽虹草也姊氏一生苦節虹旣已治其喪而葬焉
竊願以墓中之石乞一言以垂不朽予固已欽碩
人之風節而又多陳君之高誼也何敢辭按狀碩
人姓陳曾祖冽泉公爲霍山令有清節祖漢南公
累官徐州學正父文學霽濤公母馬孺人生二子
長純嘏次虹皆諸生女一卽碩人碩人幼聰敏能
區畫事理與大父語必稱善周旋父母膝下父母
絕愛憐之又甚多其通曉大義曰惜也其不爲男

子也及笄適朱履謙字若哀早夭舉一子纔數月
碩人悲慟欲以身殉霽濤翁慰喻之無由則爲抱
其子置碩人懷中曰若不欲朱氏有後耶若卽死
此一綫誰爲乳翼者碩人涕泣少解居頃之霽濤
翁重哀碩人迎碩人至以俟孤之稍長而後議歸
朱也碩人曰我朱婦也生死宜歸朱我歸朱而待
若哀之子壯則若哀雖死猶不死也於是悉出嫁
時筐篋多易美田啓其翁象薇經紀之又日夜課
女紅女紅良布帛充斥有蠶蠶倍收所得厚貲悉

以與象薇翁買產。是皆竊笑。碩人坦衷不自爲。儲蓄碩人顧太息。我孤嫠必絲粟。仰給於舅姑。舅姑不能支。我愈自苦。雖勞勩庸何辭。舅姑聞之爲慘然。色動孤善。病病輒旬日。又時劇則徹夜。含淚抱持坐帳中。孤八歲始痘。痘愈爲置酒稱賀。碩人父霽濤與舅象薇酒酣笑起舞。碩人甚歡。因名其子爲永嗣。始就外傳。碩人蓄佳茗果餌供師。歲時餽遺勿絕。而永嗣亦漸長。駢然頭角。時尙未析著。迨永嗣年十三。姑張孺人卒。始自營釜爨。而象薇翁亦遂築室携仲子去。碩人慈飭內外門庭。蕭然歲大祲。他家饘粥苦不繼。碩人出所蓄以給。朝夕且爲買地葬。若哀與所營墓田數十畝。皆倍其直。嗟乎亦難矣。永嗣年十六。又苦病幾死。碩人多方購名醫治之。病良已。明年爲娶婦於顧。永嗣旣婚已。偉碩然。病亦時作。婦又不育。碩人心竊憂之。其仲叔不事生產。數起業以窘碩人。有邑豪好訟。自言爲若哀墓田。售主訟累歲不已。碩人委曲調馴之。又數年永嗣復大病。自度必死。泣以告。

碩人曰兒重累爾母今死矣又無子權以從弟之
年少者為嗣俟其長成更議之永嗣之死纔
二十有人喪碩人子名以相傾而碩人堅坐
子當是時康之人名以相傾而碩人堅坐
却之又明年名碩人庀喪事如禮姑亡二
十年未葬碩人經紀合葬焉歲丙戌仲叔之蒼頭
為盜殺仲叔其名仇盜復執而殺之
淵以死碩人殯之兼以時恤其名久之盜日以張
碩人乘夜遁走桑野墜水幾不免忽牽一草葉抵

岸得不死恍惚若有神庇丁亥永承婚季叔之子
先舉男碩人抱繼之名宗繼辛卯盜始息碩人返
舊廬與族之長老悉其產中分之一以畀其婦顧
以養宗繼一以畀永承凡為子孫區畫家計至周
曰吾自此棄人間事矣於是結廬於若哀之墓為
佛室與一二浮屠尼居其名為祠堂為若哀父子
二主位其宗族鄉黨過之者咸曰碩人之節如秋
霜而其為朱氏計者亦至矣顏其菴曰劬節碩人
居其中纔四年而歿嗚傷哉碩人持已甚嚴動有

繩檢自尊章以下多敬禮之迨其末路訟牒紛紜
碩人擇子弟使之不踰閫而事就緒與姑姊娣姒
相接必傾肺腑不設城府遇僕婢嚴明而不沒其
勞性好施環碩人之里皆待而舉火可不謂賢且
才卓然女丈夫哉碩人卒於順治己亥六月初四
距其生萬曆壬辰五月廿四春秋六十有八庚子
之冬十二月廿一日陳君虹與永承宗繼扶其柩
合葬於若衷之墓以永嗣祔焉嗟乎碩人賢矣而
所以成其賢者其兄弟實左右之俱可風也登樂

爲之銘曰

德足以相夫子而天或靳之才足以代夫子而人
克成之子在而卵翼以俟其強立子死而拮据以
不隕其家聲彼翠如而鬲如者疇卜其兆乃窈窕
而冥冥者以妥其靈

光祿寺少卿開鴻周公行狀

熹廟時武塘有兩臺諫以直聲著聞其一爲黃門
廓園魏公忤璫死詔獄後追諡忠節備極榮哀尙
矣其一爲御史開鴻周公以介直犯時忌再起再

蹟又復起又復蹟世所稱三已御史者公是也公
之初蹟也在逆璫播虐之日羣品悴於嚴霜人皆
知之公之再三蹟也在 聖主御極之年浮雲翳
于白日人不盡知之也更十餘年公論大明人恩
元度而公已由壯而老而歿而陵谷已變遷矣嗚
呼傷哉夫遇有升而實沉用有伸而實詘懷有舒
而實卷筭有遐而實促此有心世道者之所同慨
而不能不一表白之也公諱宗文字開之號開鴻
其先爲汝南人以扈宋南遷居樵李迨福山公卜
居魏塘爲始祖生觀因公四傳爲鳳陽公又再傳
爲南泉公是爲公王父有丈夫子四仲爲斐菴公
卽公王考也封文林郎清江縣知縣嗣逢熹廟覃
恩晉封貴州道御史古心醇質生二子長卽公生
稟異資方在襁褓遇一道人摩頂囑曰善視之異
日必爲國器言畢不見人異之幼讀經史不數過
卽熟記十二善屬文十六應童子試督學紫溪蘇
公一見賞拔入黌爲文湛深理義華實相副浮沉
膠庠者十二年庚子薦賢書出少司馬武莪何公

門公甚器重焉彈指望其飛鳴而數奇不偶躡南宮者十七年至丙辰始成進士授江西清江令值斐菴公七袞誕辰公奉觴稱祝色養是耽依違不能發太公督之行公跪啓曰大人春秋高兒一行作吏卽有三年之期恐不能長侍膝下耳遂奉太公至邑潔已褫躬私羨不染金矢不入卽蔬茗不濫取之民間所飲者唯瀟湘水耳出蒞政則剗決若流案無畱獄清邑素凋疲當章貢鈐江二水之衝故稱澤國舊有堤以闌之年久堤傾波濤激蕩

民居昏墊公目擊傷心集士民定議捐貲修築民不勞而保障屹然又具牘各臺發賑銀以濟災窮清民感之尸祝歌咏之不衰歲多盜剽殺屢告公微偵其窟穴籍記主名一日單車出郭直抵其穴立縛渠魁餘黨解散衆以爲神盜有四子爲綠林之雄公捕治之一訊而服旣而愀然曰豈有一家而殺一父四子者耶遂訊其情稍輕者出之父子俱感泣卒爲良民地界衝疲郵傳旁午民充馬戶者多傾家公爲酌戶編差民無偏累清庫吏若胥

多蟠踞爲奸利公痛革苞苴帑無鼠窟又日進多
士而訓迪之士咸蒸蒸進業戊午分較秋闈所薦
皆一時名雋也于是公之政聲流聞爲江省最南
臯鄒公當世理學宗也聞公治行貽札定交每嘖
嘖稱其治效卓魯不是過也壬戌以治行卓異考
選貴州道御史時羣小方忌魏公大中并忌公力
尼之會大司寇王公紀持議秉正不能奪也公嶽
嶽敢言遇事颺發絕不顧禍福情面連糾中樞溺
職不法狀悉關軍國大計惟時奸黨連結宮闈牙

蘖蘊毒而疆場未寧災異疊見京師雨雹大如斗
人有危心公上轉災爲祥一疏中云天道貴陽賤
陰故陽明爲治陰濁爲亂今小人之陰有以脅君
子之陽宮闈宦寺之陰有以脅皇躬之陽所言皆
救時藥石而熹廟不悟也會挺擊紅丸等案宗伯
總憲二公以綱常發議廷論幾於聚訟公以片言
折之謂紅丸之藥與棗木之棍如出一手罪無異
科而黨逆諸臣羅織清流撫入三朝要典以爲公
罪案公知不爲諸奸所容急移疾請告歸養甲子

丁太翁憂乙丑丁姜太夫人憂凡喪葬禮躬親不遺餘力而是時璫燄方張眈眈側目公雖在嘗猶例轉楚臬然因此翱翔寥廓不羅網罟先幾遠害之力也乙丑璫勢益橫鉗網遍海內凡東林諸名賢俱入瓜蔓之獄於是魏忠節公暨高繆周李諸公相次連及而忠節公尤貧甚坐贓數千金傾家儲不能償公與塞菴閣學暨同志極力經營佐之得免孥繫人或以危語動公曰不見東京故事乎公曰古人恥不與黨吾與魏公生同鄉處同業舉

同年將安避乎時公座師武莪何公亦奪職遭難二稚來奔公收撫卵翼之備至旣長復以弟繩之女妻其叔子公于師友間急難擇災挺身仗義真不愧古人矣戊辰 烈皇帝御極首鋤大逆拔用衆正公服闋叩閤直陳本末下部院議冢宰房公壯麗總憲曹公思誠僉欲復公原職而奸逆餘黨忌之竟陞尙寶司卿名爲優之實箝之也公謂聖主當陽官無炎冷可無一言以報主知疏陳六事握靜存之要酌寬嚴之用聯泰交之誼審用舍之

宜定是非之則平彰瘴之衡而併請優卹魏大中
之忠其子學泚之孝糾豐城侯李承祚郭士望等
之媚璫疏入上特加採納會有封差之役業已拜
命忌者嗾一道長出疏詆之公具疏抗辨謂臣自
壬戌筭濫台班值崔呈秀爲同官臣絕不與通又
忌臣爲魏大中同年呈秀切齒於臣遂摘臣紅丸
議單數語羅入要典竟從苦土中例轉臣僉憲此
臣之例推始末也迨臣以服闋疏辨奉旨周宗文
本末自明應否例轉該部院酌議與覆該部咨院

而楊維垣安伸等堅護前局以爲要典列名之人
捐不與覆淹延兩月各掌道御史俱謂當復原官
左都御史曹思誠亦有念其無端外轉仍復原職
或念其屈抑已久優升京堂之議而護局者忌臣
復居言路故該部遂銓于尙寶冷曹此臣之陞轉
本末也而謂臣鑽營躡陞乎夫豸冠白簡者御史
也臣之舊物也黥淡無色聚淪落不偶之人而與
居者尙寶也臣之今官也鑽營躡治者固如是乎
臣久晦方明始見天日而崔呈秀橫逐于前楊維

垣等阻阨于後昔之逐臣久露錮臣之機今之升
臣卽伏糾臣之案臣孤踪直道知難與諸奸共立
于朝伏乞 皇上卽將臣罷斥以謝人言仍查明
升臣始末以全名節疏末再糾李承祚郭士望等
疏入得旨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公怡然策蹇歸田
絕不介意但賦落花詩寄意而已壬申再召爲光
祿少卿公慨嘆曰上猶念老臣乎敢辭報國卽日
就道光祿所司廟享大禮宮中膳羞及白糧上供
事頗繁劇公釐剔弊竇不敢訛散是冬上有事園

丘升中期迫百需星火監豎大聲疾呼列肆哀號
無告公爲多方措置民不告疲事卒以辦未幾流
氛肆焰陵寢震驚徵兵轉餉大司農仰屋無策就
商於公卽會計本寺錢糧節省所畱約得鉅萬以
佐軍興朝議稱焉兩推京兆猶用前忤爲忌者所
抑公卽拂衣歸歸而杜門灌園絕口世事携黃柑
斗酒聽柳外鶯聲或從老衲談無生之理間有著
述高自標寄追清風於彭澤快逸致於東山雖通
籍二十年而立朝不及三載人謂公拙宦公自笑

不辭也申酉間遭鼎革之變公求死不獲栖息于
先人墓廬掃軌絕跡人罕覩其面戊子辛卯長君
宸藻次君瓚俱列賢書公無喜色居鄉不牟外羨
不接雜賓門庭如水惟關切桑梓利病則毅然肩
之遇水旱災凶減價平糶設厰施粥建橋築路身
先倡義不遺餘力年幾八旬神觀凝整人方以大
耄期之偶示微疾端坐以歿斂之日幅巾布素以
歸道山從公志也公生於萬曆癸酉四月二十七
日歿於辛卯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九元配

李氏繼配黃氏俱贈孺人側室衛氏劉氏張氏子
五人長宸藻戊子舉人次宏藻廩生次瓚辛卯舉
人次珽府庠生次希珍子女婚配俱載家狀中宸
藻等擬於某月某日奉公及諸妣夫人遺櫬合葬
于東冬圩之原將謀不朽於海內鉅公而委繼登
爲之狀竊詳公之生平醇誠無僞寬博有容居官
有胡威之清居鄉有太丘之厚在班行有汲黯之
抗直而融其慙處世變有靖節之超邁而謝其高
殆橫流之典型而未劫之元氣當年旣不竟其用

使再假之年卽不得爲洛社之耆英誇傳盛事亦
且爲商山之四皓點綴晨星而碩果遽凋梁木安
倣此所以海內具云亡之歎而二三同心抱西州
門之痛也繼登旣附同譜且聯至戚用是勉遵諸
嗣君之請撫次公遺跡以仰佐史氏之鴻筆焉

先考中憲大夫明吾府君行實

嗚呼痛哉先府君之棄孤等而歿也府君生孤等
最晚孤等事親之日不長振章旣終年讀書外舍
而繼登自丙辰叨第後鞅掌南北者十年癸亥奉

先嫡妣之憂歸始得朝夕相依子舍府君年齒雖
邁而神氣猶強登方欲上疏乞身承歡沒齒而府
君已不待矣嗚呼痛哉伏惟府君高文夙學質行
闇修志遠而用未究于當年德厚而壽未臻于大
耄自束髮以至懸車邦稱耆碩士仰典型里高通
德之門仕有桐鄉之祀而宏猷未展盛典難邀太
史未聞汗青門生或爲私謚若非仰借鴻章以垂
不朽致令前徽湮沒無傳則孤等萬死奚贖用是
揮淚編次家庭見聞以邀華袞錢氏派出臨安系

吳越武肅王之後元至正間修職郎國馮爲嘉興
侯遂家焉後析爲嘉善國馮生汝正汝正生修修
生瓊瓊生世華華生萼爲本菴公萼生昞爲簡齋
公昞生子五人長貞爲汝寧郡丞最幼者賢爲後
峰公卽公父也少年雋才力學蜚聲膠序屢舉不
售抱憤而沒元配吳氏生一子是爲先府君三歲
而喪母八歲而喪父惟與庶弟吾業熒熒同居幼
而頭角堯異嘉靖庚申補博士弟子員隆慶庚午
卽捷秋闈公少年蚤奮雲翮然矢志高遠不肯爲
經生凡響讀書上窮六經旁涉子史皆精研深討
探驪得珠所爲制舉業淨洗鉛華獨標風骨時海
內赫然稱西吳三先生則公與馮司成具區袁司
馬了凡也公與兩先生高自位置不屑作第二人
然兩公聯售去馮且冠南宮而公獨屢躋任返公
車者幾三十年乙未春大宗伯林公兼宇得公卷
擊節歎異擬首薦之與主者不諧復不偶乃振鐸
茗上而海內學者益進公爲揚屹風雅砥礪名節
有貧生力不能讀書者輒衣食之絳帳中多爲時

聞人學使者功令峻急偶苛求一子衿公默劑之
失當事意幾被中而公論咸直公已擢令遷安遷
安邊邑民困養官馬公撫循備至峻却陋例民甚
德之纔半載而丁曹孺人憂起補泰寧令泰寧民
健訟小拂意則往山中拾斷腸草啖之以傾其怨
家公一以理法繩之凡輕罪者贖其罪令入山搜
草盡之民命獲全大姓豪并吞里中田而攤累衆
戶公一一核併里甲以甦嘗有良家婦爲惡少年
誘入山中捕急乃歸購問莫知誰子公令人搜室

中獲一蒲筴有雷字密調之乃雷霞也嚴治其罪
而婦則以誘奸宥之邑人咸歎詫曰公慈父也而
神君哉杉陽創邑二百年未有鄉薦起家者士亦
自安其陋公爲改學宮形勝進諸生日磨礪之文
學蒸蒸奮起是秋雋去兩人大司馬李公春燁罔
卿江公日彩是也公在泰寧三載噉山之毛飲其
水里役以筐茗進藏以金公覺之謝曰吾自有茗
卒不受彼中士民至今建祠尸祝于城南云丁未
擢守江西寧州州之黠胥向蠹公帑根盤枝連不

可問公廉其魁重創之搜剔弊藪胥相戒搖手無
敢鼠雀者獄有寃盜李顯道等七人駢斬矣公反
其牘出之歲大稔煮粥賑飢活飢民萬數且崇理
學興文教事事釐舉當事者方懸卓異待公而庚
戌計事畢慨然曰吾抱千古志乃僅爲五斗羈乎
上疏乞歸藩臬力挽之掉頭不屑也歸而橐如洗
闢地畝許築知止齋以寄傲鍵門埽軌邑大夫不
得見其面居鄉惟以讀書訓子爲課以其餘力贍
族濟貧族姻待之舉火及歸土者甚衆然爲德於

冥不求人知素性清儉不染紛華繼登幸叨一第
得以郎署進公官一階奉直大夫及守饒遇覃恩
再進封中憲大夫鄉黨以爲榮而公視之泊如拜
恩之後金紫塵封不御也邑大夫爲年家子未嘗
非時往見里中有以居間及規便田宅進說者公
皆麾之曰吾愧夫世之父兄藉子弟以氣焰誇鄉
黨者暮年每念及先考妣輒淒然嗚咽創儼在亭
于墓所歲時往瞻拜焉而友愛庶弟立吾公推食
解衣備至末年爲弟買堂構營菟裘撫諸侄如子

其天性篤厚如此繼登幼隨公官舍身自督誨公
餘課爲文遇得意輒引滿自賀或至沾醉及中第
公貽書叮嚀以持盈守約勿自菲薄爲訓繼登在
宦署必手書戒勉律已以清馭下以慈癸亥繼登
奉姚恭人之諱歸里公時年七十八矣神觀修挺
杖履脩然目光稍昏而公生平深于禪觀冥坐終
日暇則令人談古今史籍詩文或時令僉童度曲
以佐一觴不意菊月偶得痰疾纏綿數日竟以不
起屬續之際口吟唐人詩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

貧曰大是好詩遂與公蓋已神遊道山矣嗚呼公
之高風厚德學士大夫能知之里中童叟能言之
而孤等於趨庭侍膳之餘事由習觀心可微窺每
見公應酬措置常畱尋尺之寬則自媿其無餘地
見公慈心接物于人佚勞飢飽憂愉疴癢之私口
所難言者無不曲體委遂則自媿其無微心見公
于人世進退行藏辭受語默之際無不先幾畫地
周身立防則自媿其無完識詳面之加捍胸之忿
倒行逆施之報無不蕩以和風濡之湛露則自媿

其無恬衷斯誠漢季之太丘晉代之元亮有步趨
莫及而追述難窮者矣府君生於隆慶丙午年九
月廿二日歿於天啓丙寅十月初四日享年八十
有一茲將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圩之新阡敢不辭
蕪陋仰丐琬琰伏惟大君子俯垂採擇地下地上
俱幸甚

祭文

祭錢機翁相國老師文

嗚呼歌明德者滿四海雖疎逃而不忘矧其爲生
成知已非徒眉山之於歐陽矢涼燠其不移歷枯
苑而彌傷敬長跼以敷辭乃沾袖而淋浪維公薇
垣上宿斯道宗盟英年颺譽鸞掖蜚聲掇春華於
諸子擷秋實於家丞晦叔之在經筵必無煩語君
實之論時事每切披繩暨乎金甌叶卜妙簡帝心
楊綰入而騶樂爲減宋璟相而冕笏皆澄維崇禎
之初政如新刃之發礪正氣大吐讜論悉登潛陰
微駁域矢暗乘蓋公之瀝肝膽以報殊遇者海內
方仰爲補袞之甫維嶽之申而禍機猝發且因爭

維州以罷贊皇攻楊李而疎九齡鞠園扉之幽草
惟感知之撫膺陰霾蔽而奏讞風雷合而啓滕乃
弔湘而賦鵬雖身退而名尊旣還余之初服羨邛
碧而峰青先憂心切獨樂園名感時事之艱難每
怛惕而靡寧甲申之變塵飛禁庭乾傾坤折誰秉
國成幸琅瑯之嗣晉擬赤伏之再興慨人謀之不
臧滋衆鼎之沸羹傷國步之將否乃宿疾之頓增
遂揮手而羽化溘埃風而上征嗚呼哀哉憶昔遇
師狀顯皇之辰青海苞戈白狼獻琛微聞遼警若
吹埃塵師憂弗釋憂盛危明念載仕途或躓或升
師遭鴻弋登亦雉驚似覆巢之無完卵荷聖恩之
興再生捐糜未報天崩地傾騎箕尾而歸去見
列帝之英靈嗚呼運值屯否道喪典型靡怙靡依
捧卮淚盈尙饗

祭張赤涵冢宰老師文

乙酉之變繼登出國門四日而石頭已易幟矣風
聲瀕洞微聞公卿靡偃相屬而有一大僚哭於鍾
山高皇帝之廟而投繯以死登拊心而歎曰必

我師張公我公清而忠先死者必公已而果然登
方在句曲道中奔迸數遇寇幾死不暇爲位而哭
抵家干戈徧地自夏徂冬寄命虎狼之吻飲泣吞
聲不敢告人及丙丁之歲赤白丸交於道轉徙顛
困欲齋瓣香之誠道路梗塞無由達未幾而登遭
網羅刀俎之禍破家亡命者一載逡巡事解收召
魂魄欲追申在三之痛我師之墓草已宿矣嗚呼
登殆非人哉嗟乎世衰人靡平時占風望氣者臨
變必喪其所守公之生平孤立行一意當夫東林
諸賢門墻高峻景附響隨公持論孤挺飄然去國
不附東林也魏璫菱刈諸賢迎其鼻息者皆掇要
路之津公守正持平不爲詭隨竟遭削奪不附璫
也林居十餘年郡邑無請托京都無竿牘卽前者
貴陽相怙權擅國不次用公率意獨往以事件相
意嚴旨駁回奏幾蹈不測登在南都所目擊未嘗
附貴陽也虬松千尋而無枝黃河九折而必注大
節凜然轢今駕古語有之曲生何樂直死何悲公
之英靈方且騎箕尾而歸天化山河而作氣復何

悲哉繼登骨氣庸懷臨變不自引決容頭過身每
罹矰弋他日何以見公於九原矣嗚呼遂志爲真
達權多假取義成仁末流益寡緬溯忠魂有淚盈
把道阻且長敬漈一竿尙饗

祭瞿稼軒相國文

嗚呼滄海東傾白日西匿魯陽揮戈精衛躡石一
念精誠浩氣充塞劫運之來陵谷變易神州陸沉
誰拯其溺有一个臣孤忠獨立手扶雙輪力撐半
壁灘水桂山金湯雄屹七年畱守鬢霜心赤天不

祚宋驚塵南逼人心瓦解藩籬撤棘孤城無援隸
也不力慷慨堅坐待死一室刀鋸鼎鑊恬如衽席
流連賦詩千秋事畢天香滿頭是公絕筆嗚呼哀
哉仗節死義敢諫犯顏公之耿烈蚤著諫垣披鱗
料鬚鐵骨彌堅塗肝隕首矢志當年睢陽赴義柴
市歸全萬里神遊馬革未還身騎箕尾翱翔兩間
推扶昧谷再耀幽寰劫灰有盡斯名不刊余媿庸
孱螳臂摧折九死餘魂草間求活讀公遺篇裂眦
植髮盟負臧洪勇慚南八宗國痛深友朋腸熱聊

佈些辭淚枯滴血嗚呼尙饗

祭蔡韞先相國文

嗚呼名位與年遺物幹旋盈虛虧全孰知其然公
于文章得自家傳墨兵筆陣弱冠登壇兩闡聯捷
齒尙韶顏奉詔歸娶嘖嘖閭閻公之遇合孰爲之
先初踐水曹再歷天官水衡水鑑爲時巨源荐登
卿月尋貳秋官迨入綸扉調鼎濟川黑頭三公並
駕昔賢公之祿位誰堪比肩遭時陽九棄屣歸田
問樵課牧南山之南諸子振振諸孫翩翩鵬飛鳳

舉雲路高舉衆美俱備啓後承前公年未艾公樂
未央少遲歲月蒼鬢華顛商山洛社今古誇傳柰
何金甌易缺好月難圓山中日月竟不少延嗚呼
公方壯盛何恙纏綿我知公心耿耿難言永懷致
疾騎箕歸天憶歲壬辰訪我客園樽酒勞苦憫我
衰殘諄諄告戒滋補脾元曾幾何時而公溘然老
者扶杖壯者館捐病者三畝健者九原以此達觀
滄桑變遷世事何常等于雲烟絮酒隻鷄老淚濺
濺素車白馬追送何年尙饗

祭曹娥雪少宗伯文

嗚呼 烈皇之初掃除兇翳首闢虞門發舒士氣
公起應之高文瑰麗比昌黎之起衰似子瞻之應
制遂冠大科旋掄中秘桐封宣綸棘闈甄士時雖
在著作之林已首推公輔之器而公情切循咳道
高勇退二十年間大半歸侍洛水東山蒼生望繫
迨乎陵谷變遷風景殊異興慨山河戢身衡泌稱
釣叟于東干付絲綸于後裔結社羊求追踪黃綺
共存遺老之風忽痛哲人之逝嗚呼哀哉某等姻

盟至情門墻夙契聞訃摧心益傷殄瘁而繼登當
年交誼尤非常比流觴蘭亭篝燈蕭寺瑜亮蘇黃
互相標擬奇膽輪茵龍蟠劔閔惟子知我窮通一
致鍾期既亡有琴誰御若夫勝地良辰風月開霽
文酒雜陳親賓萃止觥籌錯行管絃繼起傳花而
憶元九罵坐而思劉四少茱萸之一人嗟典型之
已矣乃如公者則何恨哉人之死生有如歸寄來
從何來去從何去公之夙根必非茫昧或返蓬萊
之故宮或居奎宿而奏事飛行六虛逍遙無繫而

登等乃列俎陳醑齋容出涕以奠公一卮公應一
笑而已尙饗

告花神文

客園向未祠花神年來百卉絕盛多並蒂者客曰
是不可無以酬花之功也丙午花朝設位于呂仙
之左以菓茗佳香作供而告之曰客園主人之寢
食于園者四十餘年矣春斯秋斯曉斯暮斯雨晴
月雪莫不於斯而衆花之供主人之目而娛其志
者於春秋曉暮雨晴月雪之際無不各逞其妍而

極其變而久闕瓣香之誠則主人之嬾事而寡情
也亦甚矣疇昔之歲有絕艷之姿遊行于曉煙夕
月之下遇之者多驚爲鬼而余固疑其非鬼也仙
也豈衆花之神欲聳人之觀聽而現其精靈也耶
余是以一卮醑神而願與神約請自今四十餘年
之後衆花之風日清美與主人之杖履健勝一如
四十餘年以前則主人者受神之賜不淺倘能于
曉煙夕月之際翩乎姍姍而來當卷蕉葉酌菊漿
拂石坐譚廣藜葭之章歌叢桂之引不則談混元

嬗化之宗與天地陰陽終始合變之理又不則旁
及情緣艷異之事招魂湘水問渡明河慶羅浮之
幽歡歎天台之薄倖主賓唱酬亦復不惡花神其
首肯之否

壑專堂集卷之七

111111

